易經正義

易經正義卷之四

豐城劒泉鄒懋卿著

揚州府知府毛朮推官路楷校

井卦

井者穴地出水之處此在井體上說而取象之意則在井用上說也卦象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如朱子木穿水中漲上那水之說盖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木處於下而水至於上逸亦猶人之汲井而其水至於上行也若津潤上行則唯切於木上有水固不可舉以釋此也何也此之上出其木水以

木在下而上出也彼之木上有水是水自至於木之上也且二處木水二字義俱不同此之木泛指木言木上之木指草木言木上謂樹杪也此之水是見成在地之水木上有水之水是樹木得陰陽之氣而爲精潤之水也然二義雖不同皆取象於井水之上行也

改邑不改井三句以井體言汔至以下以井用言也

舉邑以例井者甚言井有常也無喪二句在改邑不改井上說下來唯井體有常故如此往來井井非汲井之謂也往者以此井爲井來者亦以此井爲井也

故曰井其井也亦有常之義也井體以有常爲貴也觀之邑焉百萬輻輳之所萃然有變固可改而之他若夫井焉萬古此源泉萬古此井也豈可改乎唯有常而不改故無喪無得而往者以此井爲井來者亦以此井爲井往來雖異其人而此井無少異也占者得此凡有所爲也固當安常守舊而無少紛更則亦如井之有常而無所得喪矣井用以及物爲功也若夫汲井幾至未盡其綆於井而敗其瓶則功不上行惠不及物不亦凶乎占者得此凡有所爲也當敬謹戒勉以圖厥成功庶乎得守常之道而無羸瓶之凶

矣

巽乎木而上水義見前井養而不窮也此句著其所以有象於巽木上水之義也井也者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可以烹飪可以灌溉而養人無窮是其功之上行也不猶於巽木之入水而上出其水乎卦名之義以此以剛中也本卦體有常之德以什井體之有常也非陽剛爲泉之説也剛爲天下之至健德之永貞者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德之悠久者也二五備此剛中有常之德如此然則井體之所以有常者以此歟

木上有水朱子曰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

便是木上有水之義如井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平庵項氏曰草木皆具水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爲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此語與本義合故錄之見㬹大象語錄

勞民者以君養民是人君以已之所有者而養之如發倉廩散府庫是已勸相者是人君勸勉相助夫民使之皆得以盡力於五畝宅百畝田而彼此相養也是何也養出於上者有限養出於已者無窮此人君所以既勞民而又勸相也故曰皆出井養之義

勞者勞徠之也勸相者勸勉而相助之也皆在君說不可以相字在民說本義使民之使字便照勸相字

初六乃才德不足而自處卑下爲人所棄者也故取象云云井以陽剛爲泉初六則陰也井以上出爲功初六則下也是乃井之不泉而泥者爲蓋壅於汚壞也如此不爲人所食矣豈特人不之食將爲舊廢之井而禽鳥亦莫之顧也決其不終用也

下也專在爻位上說不及陰柔意

九二剛中之賢也然上無正應下比初六是無汲引薦拔之人而自儕於草茅韋布之列故功不上行而

澤未及於物也象之井焉其穴出之水僅能下注於鮒而已象之汲引者焉如敝甕不足以汲水而反漏於下也凡二義皆功不上行之象其下皆比初六也井谷者井傍穴也井傍穴出之水方下注若井底之水則在下而不言傍也無與也上無正應也進齋曰井而射鮒甕而敝漏皆無與之故也人才生世豈肯甘爲下流之歸哉良由上無應與而爲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是乃才德出衆之賢也然未爲時用象之井渫不食于人而爲我心惻焉下二

句便是惻之也可用汲言九三之才之德優於用者也可用汲矣有王者作能明于求賢而汲引之吾知其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而施者受者竝受其福矣柰之何不然也

行惻也言井以泉爲貴泉以潔爲美今九三之賢未爲時用如井渫不食豈特爲我惻哉雖行道之人漠無相好者亦惻之也甚言其可惻也

求王明言賢者得見求於王明而汲引之則施者受者竝受其福也

六四柔正之賢也有自治之美而無及物之功象之

井爲修甃整飭而尚未及泉也占者如之則雖功未及於物而亦律身有道者果何咎哉

修井也四以柔正之德而能自修治是亦井之修潔者也視彼污穢不治者大相遠矣占而無咎不亦宜乎

五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蓋井之洌泉之寒者也德懋則功亦懋矣故能功及於物盡天下而生養之不猶井洌寒泉而見食於人乎占者有此德則契其象也

中正也決主德言不可指時位言德莫美於中正也

九五德之備諸身者渾然皇極之大中粹然王道之至正以是德而養民吾知其一本乎公平正大之體而非覇功之小補可比也其功及於物也宜哉

寒泉之食功及於物也中正德有諸已也功以德而施也

上六居一卦之上井收之象也上六當坎口不揜之處勿幕之象也有孚指井泉言不可指養人言但元吉上當模此有孚意在養人上說本義意自明白

井以上出爲功也上六居一卦之上而當坎口不揜之處象之井焉人皆得以汲而取之而無所掩覆又

且源泉混混其出無窮蓋隨取而隨足也井道若此養人之利博矣占者之養人也良法美意皆經常可久之道而非驩虞一時之謀亦如井之有孚焉吾知其必能舉一世而甄陶之盡天下而生養之其大吉也當何如讀玩上六爻義只在上字立意

大成也養道之大成也言天下皆得所養也主井道言者非爻辭元吉在養道上説此則什元吉也故不取井道

轆轤井上汲水圓轉木滑所以係汲水之器而假轆轤以收之

革卦

革以卦象名也巳日乃孚據理而言巳日猶言越日也不能遽信於人必過幾日幾人信此句見不可輕革也元亨利貞利字輕悔亡非別有所謂悔也人凡有所變革便自有悔惟所革者大亨而得正則所革之悔始亡

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變通誠以凡人之情安於耳目之常而駭於閙見之異也於此有所變革豈能遽信乎必巳日而後信革之不可以易也如此唯此卦内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内文明則能明

乎事理而無妄革外和悅則能宜於人情而非強革

盡善處革者也吾知其有所革也可以徵庶民可以俟後聖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皆大亨而得其正矣是則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有不亡哉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水火相息互相滅息也滅息而後生息之義不必用中少合為一卦二女同居也少上中下則長幼之序已失而互相嫌隙矣故志不相得凡此皆變革之義也占具此象故以革卦名

革而信之革字還作已革字看謂之巳日乃孚者蓋

變革之初人未之信唯至於巳日則所革者人始信之

文明以悅則德有諸已而善處革者矣故有所革也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大亨以正一直說不可以正字對大亨看大亨以正便革而當不正安得當

革之時大矣哉程傳曰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云云愚謂此只說得革字未見大意革在造化而致歲功之成革在聖人而致天人之順應革之時不亦大乎

澤中有火不可依程傳用水火相息意蓋澤中有火則水盛於火火水決而火滅矣故爲革

四時之變革之大者故君子治曆以明時曆者紀數之書時者氣數之變君子於曆而治之蓋必考日月運行之遲速察星辰躔次之逆順如氣候之不齊也則分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時月之籠統也則分三月爲一時四時爲一歲他如以氣朔之盈虛爲三歲之一閏積盈虛之餘數爲五歲之再閏皆所以治曆也曆既治則時明矣吾見分至啓閉之罔差晦朔弦望之不忒春夏秋冬各以其時所謂春之一月入

于夏子之一月入于丑者無有矣君子之治曆明時如此其善于體革者歟

初九雖當革時居初無應居初在事之初也於此而革則無審慎之意無應上無應與也於此而革則有僭妄之咎故未可以有所革但當中順以固守故爲鞏用黃牛之革之象占者得此不可以有爲也中順者因時以自處也本爻無此義而聖人以是曉之

六二爻義是可以革矣而聖人戒其不可遽革也雲峯曰此聖人慎重意也

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傳曰體順則無違悖中正則無偏敝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可以革矣然變革之事非得已者占者處此必當商度裁制熟思審處至於巳日然後革之吾見往而有所革也則順天理合人心所革皆當而盡善盡美無少過差矣此聖人慎重之意而發以戒占者也

行有嘉也卽征吉無咎也六二可以革矣不敢遽革而必至於巳日乃革之則熟思審處計出萬全由是行而有所革也自可以革天下之弊可以新天下之

事矣其有嘉也何如

九三過剛不中傷於躁也居離之極傷於察也不能熟思詳審而躁動於革者也占者如此吾知往而有所革也必至於妄革而凶矣雖事所當革而爲正者焉必不信不通而厲矣然其時則當革也爲九三者誠能去其躁動之失而從容詳審旣揆諸已又咨於衆擬議之商度之不唯一就而至於再就不唯再就而至於三就務有以合天理卽人心如是庶足以信於人而可革矣

九三之性躁於革也故以征凶貞厲戒之九三之時

則當革也故以革言三就論之戒之者戒其妄革也
論之者論其慎重夫革也
三就朱子語錄之說爲是有孚非革之後而孚于人
也是在未革之前言其能審於革庶見信於人而可
革也本義意自明白
九四以陽居陰不正而有悔也然卦已過中水火之
際乃革之時也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有其時有其
德如此吾知其有所變革也豈有不得其正而悔不
可亡乎然猶未也又必孚於人心使上焉不疑而君
信之下焉不欺而民信之然後以國家之政教命令

典章法度所當革者一舉而唯新焉如此是能審乎義理宜於人情而所革皆當矣不亦吉乎愚玩此爻義與六二頗同玩本義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句義皆致夫慎重之意也九四居大臣之位故當如此改命之命命令也以國家政事言本義然後革正照改命句明占者有其德之德字指剛柔不偏言

信志也傳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四之所革者有以信于上下不亦吉乎

謹玩九四爻義重在有孚上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爲革之主在大人則自新

新民之極應天順人之時也吾知其盛德大業照耀當時所謂闢乾坤於再造而爲四方萬國之所敬畏而瞻仰者也不猶虎之變希華毛毨而炳然可觀乎未占有孚爲占者言也占者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而人信其德果有以自新新民果有以順天應人乃足以當此占也

九五虎變之義說者皆以自新新民順天應人爲虎變是專主事功上說謹玩本義云虎大人之象又云陽剛中正爲革之主主謂大人也大抵虎變當兼大人之德與事功說爲是豈可專以事功講虎變也且

本義不曰在大人則自新新民順天應人而加以之
極之特二字重大人德上說爲是也又朱子語録云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朱子曰豈止是事上也
從裏面做出來文王其命唯新是他自新後如此堯
克明峻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
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觀此則
虎變重大人德上兼事功說爲是其文炳也德之美
而不可掩者文也有此德則有此文也九五陽剛中
正爲革之主豈特文於一身而已哉吾知其以一身
之文發而爲天下之文而盛德大業照耀一世蓋炳

炳而明盛也

上六爻義重居貞吉一句爻至上六革道已成在君子則豹變在小人則革面天下無不革之人而治定功成矣當此之時不可以有所往而復有所革也使有所往則失之煩擾不信不通而凶矣唯宜以正自居安常處順而與天下相忘於於變維新之域乃吉也何也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况以上六陰柔亦非能革之才也

君子豹變者遷善敛德而容貌詞氣之間斐然成章可觀可度也小人革面者言小人昏愚難遷者也亦

皆畏威遠罪俯首聽命而革面以順從蓋雖未必無爲惡之心而亦勉焉不敢爲惡矣夫天下之人君子小人二者而已於此皆革焉非革道之成乎此意在上字取與六字無干傳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

鼎卦

鼎取象有二一象其體本義所謂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是也一象其用本義所謂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有鼎之用是也故名此卦爲鼎元亨者就鼎上發揮不可泛說夫器莫重於鼎而主器莫要於得人也此卦之象內巽

順而外聰明備盛德也此卦之變陰進居五居尊位也此卦之體得中應剛又能允執厥中而禮賢下士也以是人而主夫重器也固可傳之於悠久保之於無窮是繼是繩而弗替引之矣其元亨也何如

卦名之鼎即序卦革物者莫若鼎之鼎元亨上所講之鼎即主器者莫若長子之鼎蓋元亨於烹飪之鼎說不去故假主器之意諭者正不必拘拘也

鼎象也以各爻之象而觀初爲足而二三四陽爲腹五爲耳而上爲鉉宛然一鼎之形象也此象其體也以二體之象而觀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可以變

生爲熟易剛爲柔矣此象其用也故曰以卦體二象什卦名義說者以巽木離火爲二象非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二句因什卦名而極鼎用之大也上帝有功於生物者也聖人所以竭報本之誠而烹以享上帝者一此鼎焉如繭犢之類皆賴之以是燔是炙也聖賢有功於生民者也聖人所以竭尊德樂道之誠而大烹以養聖賢者亦此鼎焉如饔飧牢禮皆資之以是烹是飪也莫大於享上帝也莫大於養聖賢也皆不外此鼎焉鼎用之大如此此講意則如此平講本義享帝貴誠及當極其盛等語是解彖傳烹

與大烹之別不必入講中

享上帝于其誠而不于其物養聖賢誠與物當兩盛也

巽而耳目聰明內焉心與理相涵而外焉又富於聞見也柔進而上行以順德而居君位也得中而應剛備中德而下賢臣也凡此皆君道之至善而鼎之卦象卦變卦體具焉以此而主夫重器焉是以元亨蓋傳之於悠久而億萬斯年歷有終窮也

正位凝命所謂正位者非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而已必如中庸之所謂齊莊中正不

顯篤恭如論語之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後爲之正大抵正不徒區區容貌之間而又本於有德也惟命不於常予之而或奪之去之而或留之也君子之正位如此則自天申之保祐命之而天命於我乎凝聚此位可以保之於悠久也

雲峯曰鼎之器正然後可以凝其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以凝所受之命

初六居下鼎趾之象也所謂下陰爲足是也然上應九四是鼎趾向上而顛矣但當卦初也新美未實於中而舊惡素積於内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

而因得其子又設一象以申明顛趾出否之義也皆謂此爻之象而占者則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所謂不幸之幸也故曰無咎語録雲峯胡氏註甚明白

上應九四只是取出顛趾之象並無別義

未悖也空講下二句便是鼎以端重爲體以烹飪爲用若夫顛則悖道矣然未爲悖也何也以其利出否也所謂利出否者蓋以初居下而上從九四之貴則是鼎之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抑安得爲悖道乎

此處不用上應九四則顛之義從貴只作上應九四看不可用辭卑居尊意蓋從貴者應四之義取新者

從貴之義

九二以剛中之賢而道德富諸已有實之鼎也然密近初陰乃我之讐而爲我疾也何也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爲讐矣九二能以剛中之德而介然自守則初雖隣於我甚邇求於我甚切也必不能我就矣此九二本能如此非勉之也占者如是吾知其不入於非黨不汚於柔邪而懿行碩德確無可議矣不亦吉乎

慎所之也即以剛中自守也以九二之賢而爲有實之鼎苟不慎所往則爲讐所即矣盖必以剛中之德

而自守不輕於有所往也如是則我讐雖曰有疾然
不比之匪人不陷於非義君子小人之地位自相懸
絕果何過哉
我謂九二也讐謂初也我讐二字只當得初字看蓋
初在二爲讐也本義陰陽相求而非正等語正解其
所以爲讐處
九二爻義大略謂君子近於小人然小人欲比之而
未能故疾之也爲君子者能以正自守則不陷於小
人之惡而吉矣不我能即以上俱是象吉是占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是人君之於賢者情意乖戾而

無下求之心也雉膏不食賢者之道不行於時而澤不及於物也方雨虧悔則君臣交孚矣終吉爲占者言初不遇於君而終遇於君也

五居君位在鼎爲耳也其行塞鼎耳之變革而不可舉移也鼎耳不可舉移雖有雉膏之美不食於人也九三爻並無鼎耳變革之象而云然者何也蓋五之變革以三之變革也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蓋道全德備之賢者也然以過剛失中之資而越五應上則是舍賢君而他往無上應之志也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所處又非相應之地蓋才德

有餘性體不足而不善於從君者也故人君與之情意乖戾而無下求之心在已之抱負不得以施於時膏澤不得以下於民也象之鼎耳變革不可舉移而其行塞矣鼎腹之中雖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也然九三以陽居陽而得其正乃剛中之賢也苟能介然自守而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吾見君子之道久而必彰三雖不求五而五自求三將必與之以天位食之以天祿如陰陽之將和而成雨葢昔日變革之志轉而爲交孚之志也悔不由此而失耶悔者不遇於君之悔占者如是則始雖不遇於君而終得

遇於君矣不亦吉耶

或問鼎耳革是如何朱子曰五是鼎耳鼎無耳則舉移不得革是變換之義他與五不相應又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不可舉移謹按語錄所謂與五不相應卽越五應上之意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卽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之意蓋鼎耳變革具有二義一則九三無上應之心一則九三居不相應之地故五無下求之心而變革也世之賢者不善於從君而至於失君皆鼎之九三也過剛失中以三之性體言唯過剛失中故越五應上也不曰居下之

上而日居下之極極字正欲起下句變革之時也文明之腹在雉膏說來雉膏在上卦離體說來乃㕯腹之美實而賢者之德以之陰陽將和者五陰而三陽險有從陽之義也言五之將求三而君臣道合也曰陰陽將和正欲切爻辭方雨意

失其義也五居君位在㕯爲耳也三以陽剛之賢而五無下應之心是㕯耳之變革也雖然豈五之過實三之自致也彼五爲虛中下賢之君義所當從也三乃以過剛失中之資而遯五應上則是舍賢君而他往不能裁度事理而失其義矣㕯耳之革豈偶然哉

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也天下非一人之所能獨理必當廣求賢才相與協力今九四下應初六初陰柔小人不可用也而四用之遂至於敗國家之事而貽天下之患迨猶鼎之折足而覆公上之餗不免於重刑也占者如是則上負乎人君之托下孤乎生民之望不勝其重任而難免於罪矣不亦凶乎鼎折足覆餗之義程傳備矣

鼎折足三句重在四身上說不可重在初說蓋初之不勝任實四之不勝任也大臣以任賢圖治為責今任用匪人而敗國家之事抑何有於大臣哉故當重

在四上說覆餗者四覆餗也刑剭刑四也皆不勝其任之義本義則不勝其任矣當照任重一句

初爲𣥂趾即𣥂足也而初四之辭有顛折之異何耶曰自初之上應九四而言則爲顛顛者向上之義自四之下失於初而言則爲折折者踣於下之義也所以𣥂折足三句當重四說

信如何也人臣筮四之初其所以自信於君者以求賢圖治爲心以得人任職爲事今委任匪人而敗國家之事信何如耶盖初心已負也程傳曰不失所期乃所謂信失其職得爲信乎

六五以虛中之誠而下應九二之堅剛所謂勿邇聲色勿殖貨利而以任賢圖治爲心者也象之𤰞黃耳而貫以金鉉則𤰞實由此舉而大可以享上帝養聖賢次可以食於人也人君占而得此則當守夫六五虛中下賢之德始如是終如是而貞固不易乃爲宜也

黃耳者虛中之象耳虛物黃中色金鉉指九二言利貞爲占言也雲峰曰利貞五質陰柔故因占而爲之戒此於本義有悖不可從盖五虛中便自貞固且本義並無戒占意益之六二曰永貞吉本義便云爻位

皆陰故又以求貞爲戒而此但云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巳蓋欲占者固守六五虚中下賢之德也

中以爲實什黄字之義有此中德所以能下賢也此實字卽與有美實之實字德字在中字上不可如程傳以中爲實德之誠

上九以陽居陰剛而能温蓋發強剛毅之餘而不失乎温厚純和之德也象之與然以玉爲鉉而温潤而栗也是則陰陽合德剛柔不偏德之至善者也吾見處内處外無不宜在邦在家無不達所謂太剛則折者無有矣非大吉無不利乎

剛而能溫在玉字上見盖玉溫潤而栗者也不可以鉉爲剛玉爲溫剛柔節也剛不一於剛而濟之以柔剛柔之有節也所以爲玉鉉也

震卦

震動也非動靜之動乃不動心之動所謂警戒震動震無咎俱是此震也震自有亨道震來以下便是震亨之實震來虩虩照震字笑言以下三句照亨字

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貼卦名上說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貼震驚百里二句

震來主自己心上說謂之來者是其警戒震動之心

悖然而生也非自外來也虩虩者震來之貌初二之震來與二四五上之震皆在自已心上說與彖辭之震來一般說者以爲憂患之自外而至者爲震來則非矣盖本義恐懼二字正貼震來也

震來虩虩恐懼也笑言啞啞致福也震驚百里二句不入所主之重也不失所主之重亦致福之事不可以笑言啞啞與不喪匕鬯作兩樣看三句是一起事當在震來虩虩一句截笑言啞啞與不喪匕鬯皆假借句法非實是笑言而不喪匕鬯也

震來虩虩者言人之有行有爲也苟能必誠必敬而

恐懼震動之心浡然而生周囬四顧不遑寧處吾知危者使平艱則無咎迨將安靜和樂于食有福而笑言啞啞矣不特此也雖以大變之至大難之臨皆安常而不爲之倉皇失措忘其所有事也猶雷之驚震乎百里也主祭之長子極一念之誠敬初不惕於雷威而喪夫七鬯焉所謂震亨者如此

震來當以本義之說爲主語録所謂人常似那震來時則非矣其以震驚百里二句爲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此說盡之本義不失其所主之重只是影出七鬯二字

恐致福也不可作效說據理言恐懼以致福未便獲福也所謂震來虩虩者何也恐懼以致福也彼生全出于憂患危懼故得平安孰謂恐懼不足以致福也所以人當震來虩虩也重恐字正照震來虩虩句致福字則在恐字中也後有則也言虩虩恐懼之後事皆由於常度而安靜和樂矣故笑言啞啞即不失其常之意也

驚遠懼邇重在雷威之畏人說建安驚懼之什義甚多但動乎外一句未安蓋驚懼皆主心言但有輕重之別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此句不在震上說朱子曰震亨至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自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也不喪匕鬯文王巳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出謂繼世而主祭繼世字正解出字主祭字貼下一句重以爲主祭不可以守宗廟社稷與以爲祭主作兩件事對看此是一句書祭主者宗廟社稷之祭主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下當依本義補出不喪匕鬯句庶文重不斷也震驚百里是雷威之驚遠懼邇而

甚可畏也於此之時而長子之主祭者不喪匕鬯長

蓋中存誠敬而不惕於外變者也故其出而繼世可

以守宗廟而以之爲祭主焉則祖宗之來格也可以

守社稷而以之爲祭主焉則鬼神之是依也綿世祀

於不替而垂國統於無窮非斯人而誰哉

游雷震雷聲之相仍而至也恐懼修省當推在事變

說不可以爲敬天之怒恐懼以心言所以憂夫變也

修省以事言所以弭夫變也此則君子常存心之震

固不待震來而後然也

初九成震之主能戒懼之人也處震之初又能戒懼

於事爲之始也故聖人本爻義以示占云　云爻辭爲
占者言非就初九說也
爻辭吉字連後笑言啞啞一句
六二震來厲亦主心也六二以柔乘初剛是以怯懦
之人而遇强很之輩也故當恐懼而危厲又當喪其
所有而遠避也故有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之象
然六二柔順中正足以自守以此而處初剛自足以
弭其暴戾之氣而昔之危厲可免所喪者亦不求自
得矣故有勿逐七日得之象占者亦如是也本義云
此爻占在象中

謹玩本義二當字非教之如此逆其必至於如此也
厲字泛言喪貝躋九陵危厲之甚也七日得危者安
矣
六三震蘇蘇其震懼而至於蘇蘇也因其以陰居陽
故也傳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陽居陰不
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當震時乎故其震懼
而蘇蘇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不正而就正則可
以無過謹玩本義當震時之震字與爻辭二震字不
同震時之震自外之事變言爻辭二震字自心之震
懼言

當震時而居不正者是當患難方臨之時而又有越理悖道之為也故其震懼也至於神氣緩散而蘇蘇自失焉占者若因懼而能改過遷善去不正以就正則不困於患難而無眚矣

震行無眚就占者言本義因懼二字照震行之震字位不當也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也故震蘇蘇

九四震遂泥言其震懼有為之志遂至於滯溺而無也本義不能自震正照此句傳曰以剛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無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險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處震懼莫能守也欲震動莫能奮也震道亡

矣

本義以剛處柔三句震遂泥之故也不能自震遁捲

上

未光也四以陽剛而不能震奮以有爲終於暗昧而

卑汚也故曰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震懼之心往來於方寸而危厲也故

曰無時不危無時二字應往來字五君位也以六居

五是以柔弱之才而居君位盖遺大投艱難有所不

堪也處震時又當患難方殷之時也其無時不危也

宜耳所幸者五有中德也故雖患難之臨乃能無所

喪而困時以有爲也故曰無喪有事處震時與六三之當震時同無喪者不困於震也有事者求免於震也

震往來厲自六字說無喪有事自五字說才不足而德有餘之君也雖不善應變而終足以濟變也

危行也傳曰行則有危也其事在中其指六五言六五之所有事者一本於中德之所爲吾知其足以凝天命乎人心而消事變於無虞不啻無喪而大無喪也大無喪猶言全無所喪也

上六爻義大畧謂其以陰柔之才當震動之極而驚

懼益甚也以是而行其凶必矣苟能思患預防使其不至於極則亦可矣無咎然以陰柔處震時雖防之於預而亦不免於婚媾有言也甚言陰柔不足以濟變也婚媾者相親之人也而亦有言小災也傳曰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瞻視徊徨上六以陰柔之才而處震動之極故如此征凶者言其無可爲也於此之時而有爲亦以晚矣曷不圖之於早耶故繼之曰震不于其躬

云

云震不于其躬此震字與當震時之震字同謂外變也不于其躬者外變之未及其身也于其隣者將

及其身也隣者邇於我者也於此時而恐懼修省則可以弭事變於未然而無索索矍矍之咎矣然以陰柔處震極之中不免於婚媾有言也謂有小災也此皆聖人戒占之意

震索索謂震動有爲之志索然而無也故曰驚懼之甚

中未得也雲峯曰陰柔處震懼之極中心有所未安故見於外者如此雖凶而又得無咎者以其畏於隣戒之時而圖之於早也震不于躬而于隣者隣所戒之時也於此有所畏而能恐懼修省蓋思患預防者

也其免於患而無咎也宜哉

艮卦

艮卦名亦須講一陽止於二陰之上等語見卦體有艮之義也其象爲山以下等語見卦象有艮之義也故名爲艮彖意在艮其背上截行其庭二句對不獲其身說行其庭一句輕帶過說不甚重重下一句本義云止而止也不可以上止字照艮其背說不獲其身句便包有止字在行而止也不可以上行字照行其庭說不見其人句便包有行字在內說者皆云動而行庭之際甚非也人之一身唯背爲止人能於

天下事物之理所當止者而止之所謂艮其背也如是則吾身之利害得喪有所不計而唯知理之當止也是謂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夫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云云動靜各止其所如此吾知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矣果何咎哉按動靜二字不獲其身三句上不必說出只照本義在無咎上說覺有味

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玩此句上句重有人字下句重不見字雖有人而不見是即所謂雖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

顧也其實二句是一句書而亦不可以上句爲輕也

艮止也只以止字代艮字而艮之義悉具於下數句

也時止則止者吾心寂然不動而斂此理於至虛至

靜之中時行則行者吾心感而遂通於運此理於有

行有爲之頃夫時止而止則靜不失時而靜得所止

矣時行而行則動不失時而動得所止矣如是吾見

光輝生於篤實之餘明審見於安靜之後而方寸之

間天理昭融私欲不雜矣故曰其道光明

其道光明專主心言說者以爲艮止之效而主事功

言者不可從又有以道字照上分動靜者亦非盖動

雖在事而亦本於心也

謹按彖傳重時字特者當其可之之謂即理也不失其時則不悖於理也不悖於理則得所止矣故曰靜亦止動亦止也止其所所者當止之所也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止之所所謂艮其止者言人當止於止之所也觀之卦體焉内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是亦各止其所矣人能如是是以不獲其身而内不見已之有利害行其庭而外不見人之有是非動靜皆得所止果何咎哉艮其止之止止字以理言下句所字便是止其所也之止字在人言是用功字止

於至善之止

陰陽敵應而不相與彼此如一謂之敵敵均敵也初二之於四五以陰應陰也三之於上以陽應陽也故曰敵應凡卦中爻位以陰應陽以陽應陰皆相應敵應則不相應矣是不相與也

兼山兩重山也艮卦內體是山外體亦是山猶所謂山後又有山也故爲兼山亦各止其所之義也思不出位當依程傳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處而安矣此題當箕說爲足

思不出位思以不出其位也建安丘氏曰凡人所爲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不可説心之所思不出位之所處此是以思字對位字看身在是而心亦在是也思以不出位重在不出位

初六艮其趾不可用自止於下不求仕進之説謹按本義云以陰柔居艮初豈不曰以陰柔自止於下乎此爻之義合傳義觀之瞭然矣傳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無咎也大抵陰性靜故能止居艮初在事之始也作事謀始艮初當止之時

也故其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即能求天理之所當止者而止之象之艮其趾然蓋足之將行而先動者趾也艮其趾之於動之先也如是則制行有道而無少過差矣果何咎哉利永貞者傳曰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其利在常永貞固未貞者欲其始終能止也

未失正也止之於初則事皆盡善而不失乎義理之正矣

六二當腓之處不免於妄動矣然六二居中得正而得足以自守何妄動之失哉故曰艮其腓夫二之於

三猶腓之於限也限爲腓所隨也二於三有相隨之義也今三以過剛不中而妄有所止其失甚矣爲二者固當以已之中而拯其不中以已之正而拯其不正也顧乃柔懦委靡而忠告善道正救規諫之術漠無聞焉是能艮其腓而不能拯其隨其心不快也宜哉優於守已而昧於濟物亦非君子之全德也故不快也

不拯其隨豈徒六二柔弱之失哉以過剛不中之三而自止乎上亦不肯虛以受人勇於從善而退聽乎二也周公咎六二而孔子罪九三聖人之言各有攸

當

九三艮其限過剛不中而妄有所止之象也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列絶其夤上下不聯屬矣厲薰心連列其夤一句看皆艮其限之所致也九三妄有所止而舉世莫與宜不能自安故其象如此雲峯曰三過剛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致上下隔絶是絶物者也限身上下之際兩股之上腹之下卽腰胯也廣韻謂束帶之處非也夤膂也玉篇云膂脊骨也限身上下之際所由以屈伸者限不可止也夤是上體之所由以屈伸者夤不可列也列分列之義猶云斷了背脊

九三過剛不中當限之處於凡事理之所不當止者乃恣其剛躁之性而固執以止之猶之限不可止之處也而乃止於限焉如是吾知其處世乖戾與物暌違而舉世莫與之宜不能以自安矣追猶人之艮其限則榮衛不致於流通血氣遂至於凝滯此身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絕其夤不相連屬矣其危厲也將必至於薰灼其心而不安之甚焉

人之一身以心為主故心為大體而限與夤皆衆體也艮其限列其夤而至於危厲薰心非不安之甚乎言其將不能自保也

六四艮其身而本義以爲時止而止者何也盖身動物也然亦有止之時故云時止而止玩此則以動靜之說爲艮其身者似不過矣人之一身豈專於靜如死灰槁木耶

六四以陰靜之德而當身之處盖時止而止者也故凡日用之間不能不應事接物也一一唯其當者而應接之安靜堅確而不失之妄動也晦處貞靜而不失之躁急也故爲艮其身焉占者如是則其或動或靜一止於事理之當然而無少過差矣果何咎哉

象曰止諸躬也正解艮其身句不可如郭氏之說

六五艮其輔只在五字上取盖五當輔之處也不及柔中意故象補之曰以中也艮其輔便言有序猶所謂言不妄發而發必當理也悔亡者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豈有不正之悔哉

象曰以中也非有德者必有言之意盖六五具此中德故能因時順理而時然後言不敢於妄發也

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陽剛則至健止極則功深所以能止於至善而敦厚篤實悠久不息也占者如是不亦吉乎所謂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也所謂知終終之可與存義者是也故曰吉盖

止道之至善也

以厚終也傳曰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上六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所以吉也

漸卦

漸彖俱在女歸說利貞者言女歸以漸固吉使不以正抑何貴於漸哉盖女子之漸進也由乎義理之正而無苟合之非得乎婚姻之時而無亂倫之瀆乃爲所利也說者謂利貞當推開說不專主女歸盖泥於彖傳進得位之說不知文王孔子之易各有所主

止於下而巽於上方其下而未進也則止而不妄進及其上而將進也則巽而不苟進故爲不遽進之義進得位四句重在什利貞得位內便含有以正意漸之變自渙而來以二而進居於三自旅而來以四而進居於五是進得位也在君焉則寵大寶之尊在臣焉則居廟堂之貴吾知操可致之權而下民唯令之從也寧不往而有功哉至若二以九而進居於三四以九而進居於五是進以正也在君焉則大本已端於出治之頃在臣焉則大節不壞於筮仕之初吾見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寧不可以正邦乎卦有正之

義如此此彖辭之所以利貞也夫進而得正固二五之所同正而且中尤九五之所獨誠以九五所居之位而觀之彼其以陽剛之德居上卦之中是剛而得中也夫君德莫美於中九五德之具於巳者粹然天命之懿而無少駁雜渾然無妄之真而無少偏倚允矣皇極之大中中則無不正也所以有功者此也所以正邦者此也卦變卦體具有正之義如此然則女子之歸人倫之至重也可不以正乎卦辭利貞之義至此益可見矣

剛得中句重在得中上而剛字只當五字看蓋彖傳

意主什利貞中者正之本也故云

止而巽二句只泛論道理不可以進德進位並講方云

其下也止而不妄進及其上也巽而不苟進漸進之

德莫美於此吾見其動而有所爲也和順從容而不

妄行以取困不躁進以招尤抑何至於困窮耶上文

什卦名而未言卦之所以名故此云

居德善俗二者皆當以漸而進居德欲理之備諸已云

也居德而以漸則有志道據德之功而優游浸漬不

責效於旦夕也所謂由下學以造上達由灑掃應對

以至精義入神是也善俗者欲人皆化於善也善俗

而以漸則有漸仁摩義之化而淪肌浹髓不計功於尺寸也所謂求仁於必世之後而興禮樂於百年之餘者是矣君子體漸之功孰有大於此哉

山上有木非羡生之木此木字是生成高大之木山之地勢相因以漸而高故木亦隨山之地勢以漸而高也

初六始進於下處卑位也故困窮拂鬱而不得所安上復無應則所以爲援之者無人矣象之鴻漸于干近於水而不得所安也夫初六在下有小子之象也占在小子則不得所安而厲矣然其所謂厲者亦小

有言語之災而於義無咎當漸之時終必得上進也
得曰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無應所以
能漸也於義自無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
漸之義有咎必矣
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句非爲初言爲全卦言
蓋漸六爻取象於鴻而初則始言鴻也故云云以鴻
亦是進以漸者
六二柔順中正備臣德也進以其漸進以正也上有
九五之應獲君寵而享天禄也人臣至此則得所安
矣象之鴻漸于石遠於水而益安且飲且食而衎衎

和樂也占者如此則能由卑居尊而不家食吉矣

不素飽也謂其所以衎衎也六二所以飲食衎衎而

處之安者何哉蓋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獲

人君之應是其得之以道而不爲徒飽所以處之益

安也否則不免於鼫鼠之畏人負乘之致寇矣抑安

能處之安哉

九三過剛不中勇而無禮者也上無應與則絕類離

羣而孤立矣象之鴻以水鳥乃進于平原之陸而非

所安矣以此過剛無應之人則事無成功故其占在

夫征則不復在婦孕則不育也凶莫甚矣按此二句

亦假借之説似占中之象也利禦寇者以其有過剛之資而敵愾禦侮之能故曰利

離羣醜也方其征也恊衆而往今衆人皆從而我獨艷於行役矣非離羣醜而何醜類也謂羣類也

失其道也生育嗣續婦人之常道也孕而不育不失婦人之常道乎九三過剛無應之占如此

順相保過剛者禦寇之才也三以過剛之才而得衆人之心故能同心恊力順巽以相保聚禦寇之利非以此歟

六四鴻漸于木失所安也盖鴻不木棲也或得其桷

則可以安矣蓋桷乃木之平柯也四以陰柔而下乘過剛之三鴻漸于木也然能巽順以處之而不為其所害或得其桷也占者如之則是以柔勝剛而轉禍為福果何咎哉

順以巽也與家人六二同順以德言巽以事言九三過剛不中蓋剛暴之人也四以柔順之德而能卑巽以處之吾知溫和謙抑之德自有以弭其剛暴猜狠之氣而災害不作得所安矣象為或得其桷以此歟

九五鴻漸于陵五之居尊而所處最高也婦三歲不孕者二為五之正應五之婦也在下而隔於三四未

能以遠進而合於君婦之三歲不孕也此二句言五與二之所以不合一則居尊而所處最高一則在下而蔽於近習是以勢邈分絕而情好不通也然二五以中正之道爲應必得遂其相與之好而彼之不中不正者終莫能間而勝之占者如是所謂先勝後合無初有終寧不吉耶

傳曰婦三歲不孕者未能卽合也

諸卦九五皆居尊而此獨著其居尊之象者何也蓋此句看當與婦三歲不孕對看見二五之所以不合五之與二本正應也然五所處既高二在下而又隔

於三四是以不能遽合也細玩本義自見讀者往往
於此句輕看過迨末之思也
得所願也人君孰不願得賢以圖治人臣亦孰不願
得君以行道也二五始雖閒隔也然同德相應而彼
不中不正者終不能以勝之吾見君臣道合上下相
孚可以進而立而彼此之志願得矣邪安能以勝正
也得所願兼二五說爲是
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盖進處高潔而富貴利達
不足以動其心超然於塵俗之表者也象之鴻漸于
逵焉所謂鴻飛冥冥弋者奚慕是也夫無位者多無

用也然而上九之清風高節足以爲斯人之儀刑懿德碩行足以爲斯世之法則象諸鴻之羽毛鮮美而可用以爲儀節也是則居無用之地而又獲有用之美如此視諸身名俱喪而與草木同朽腐者何如盖賢達之高致而爲君子之盛德也不亦吉乎

謹按上九鴻漸于逵在上字上取其羽可用爲儀不知在何處取大抵進處高潔如鴻漸于逵之人其志必可則於人也故云云

出乎人位之外與位雖極高之位字不同人位之位指他人之有爵位者言位雖極高之位字指上九所

處之地言非爵位也

不可亂也謂上九以卓然之志而富貴利達不足以動其心也則夫進處高潔而可以儀法于人者非以此歟此句正什所以可用爲儀句

歸妹卦

歸妹之不好處重妹字上兊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不得乎男女之正也其所以從之者又爲以說而動而狥情肆欲不由乎婚姻之禮也故卦名爲歸妹其失在妹也征凶無攸利專在歸妹上說盖卦名既出於不正而卦之二三四五皆不得正三五爻又皆以

柔乘剛亦爲女之不正也以是女而有所行歟吾知
牝晨之凶適爲家政之索汚辱之行不免帷薄之羞
故曰凶無所利
征字不可泛說女之歸便是征也
天地之大義空說下二句便見所以爲天地之大義
處天地之陰陽二氣不交則萬物由此不興天地必
交而後萬物興也然則歸妹者男女陰陽之交也假
於有家而女道終於此以生以息而人道始於此也
非天地之大義如何女之終也言其爲人婦也人之
始者言其旣爲人婦而後有生息也中溪之說不可

從
說以動本義云又以卦德言之又者承上文而言上
言歸妹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故此說出
卦之所以不正處
說以動者徇情恣欲而往以從乎人所謂見金夫不
有躬者是也所歸妹也言所歸之妹如是也罪坐妹
也此處正說出卦之所以名歸妹處
位不當也二與四陰位也而以陽居之三與五陽位
也而以陰居之自二以上至五爻皆不得正而所居
之位不當也其在女子則爲行檢不端而所謂愼淑

之美者無有矣歸妹如是其凶宜矣

柔乘剛也以卦體言三以柔而乘二之剛五以柔而乘四之剛夫以柔乘剛是以婦而制夫所謂必敬必戒毋違夫子者無有矣歸妹如是無所利也宜矣傳曰男牵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斯言盡之矣

永終知敝亦專從歸妹說傳曰敝謂讐隙男女之交其始也以說而動不由乎義理之正其終也必知其互相讐隙而鮮克有終矣然則人之相與可不以正哉敝在合不正上建安華落色衰之說非也

歸妹六爻象占專主女道上說不必求外意

初九居下而無正應蓋勢分之卑而無敵體之人故有歸妹以娣之象娣乃從嫡以行而不敢偶於其君者也然初雖居下而九則陽剛在女子又為賢正之德也以娣妾之賤而有賢正之德豈能大有所為哉僅此承助其君以成內治之美而已象之跛能履而亦不足以有行也征吉傳曰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按此征吉專為女子之居下無應說吉者亦得以見禮於其夫也

承助其君之君字即其君之袂之君字指正室言也

恒謂有常久之德指陽剛言女子備陽剛之德則貞

而不二順而有守蓋賢正之女也抑何防於娣哉相承也謂承助其君也娣之吉也傳曰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承助其君也此意最好

九二剛中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是以賢正之女而遇不正之配不能大成内助之功也象之恥者能視而亦不足以有明焉利幽人之貞專在女子說勉其固守而不二也豈可以配不良而有他志哉說者謂幽人得此占則利不主女子說非也本義云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玩亦之一字可見主女子說

矣盖幽人不遇於明君而抱道守正者也以賢女而不遇夫良配亦當幽閑貞靜堅確固守如幽人之抱道守正乃所宜也否則抑何有於賢哉

未變常也專在幽人說正解貞字幽人之不遇於明君也抱道守正而不變其所守之常是謂幽人之貞也以賢女而配不良能自守若是不亦可嘉乎

六三以不正之女而人莫之取故爲歸妹以須須待也未有所適反歸爲娣妾之賤而已傳曰以不正而失其所也六三之不正有二陰柔而不中正無賢正之德也又爲說之主無永貞之守也皆爲女之不正

也

未當也指陰柔不中正言不及爲說之主意以此不中正之女則放僻邪侈而適足爲閨門之玷取之何爲哉所以須待而未得所歸也

九四陽剛有賢正之德也居上處高貴之地也無正應未得所歸也是乃賢女不輕從人而至於愆期焉遲歸有時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如是則以德配德而終身不失所托矣

六五柔中賢正之女也居尊帝室之裔也下應九二得良配也夫以帝室之女而下應孰有不自恃其富

貴而以容飾爲尚哉惟其有此柔中之德故尚德而不貴飾象之帝乙歸妹君袂不若娣袂之良也夫娣乃奉君以行者也君袂不如娣袂之良惟以有德爲可貴而不以服飾之美爲可貴也女德之盛無以加此其象又爲幾望之月而光于四表焉女子占而如是則足以女範于當時母儀于中閫而風化由此端矣不亦吉乎

德字從柔中說來相夫子者此德孝舅姑者此德無攸遂在中饋者亦此德尚德而不貴飾在我者重則物外輕也

象曰帝乙歸妹二句平平直說下來言其不尚飾也
其位在中二句言所以不尚飾也其位在中在爻上
說以貴行也在帝乙歸妹上說
其位在中言六五所居之位適當上卦之中也夫女
以有德爲貴德以柔中爲貴六五以此柔中之德而
下嫁也吾知其必以崇謙抑之志而執中饋之禮爲
尚也必以守卑順之美而圖內治之功爲尚也溫飽
華於佩玉絺綌美於文繡而亦何庸心服飾之美耶
其不尚飾者有由然矣
上六陰柔邪媚之女也居歸妹之終婚期已過矣下

無應與人莫之娶矣故其象爲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夫女子之嫁也則實筐篚以資送之女承筐無實無以爲資送之具而不得以娶於人矣士人之娶也則爲酒殽以宴樂之士刲羊無血無以爲宴樂之具而莫之娶矣夫在巳不得以娶於人而人莫之娶女之約婚於人而不終也女子以賢正爲德以適人爲事約婚不終何所利哉

謹按上六爻辭重女子上說承筐無實不得娶於人也士刲羊無血莫之娶也女子如此何所利哉故曰約婚不終約婚不終猶言以聘人而人不娶也

承筐刲羊二句當一直說程傳主祭祀言不可從雲峯曰士女未成爲夫婦也又曰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重女子爲是上六陰虛無實故其所承者虛筐耳何有於篚厥玄黃以爲于歸之資耶約婚不終也可見矣象傳無實字在六字上說與爻辭不同

豐卦

豐以卦德名也占者遇此豐大之勢則與圖一統民物殷富志可大行而事可必成矣故曰亨王者至此則有憂道焉誠以治世之盛治世之衰也然與其從憂乎天運之必至孰若克盡乎人事之當爲凡廟廷

之建明國家之創造與夫舉而措之於天下者唯常
道是守而不可有窮奢極欲之爲如日之中焉則盛
而不至於過盛而豐大之治寧不可保乎聖人此言
戒占者之深意也
守常而不至於過盛事在君道亦多如不開拓邊土
不壯麗宮室不廣蓄財賦不寵幸姻婭不崇尚佛老
不事遊幸不濫賞賚以至祭祀會同燕宴輿馬服飾
之類不從浮靡皆是也但作文則畧其大意不必如
此煩瑣也
豐大也此彖傳句意與大壯彖傳同如全彖則大也

上當重講豐意故豐上當輕講若只明以動二句則故豐上當重講所謂豐者有盛大之義也以輿圖則一統以民物則富庶以財賦則充牣以事物則殷盛也然所以致此豐者何哉此卦離德爲明震德爲動以明而動則神謀雄斷默運於裁決萬機之餘而經綸布置一聽明廉知之所發也此其所以文謨武烈經緯萬方善政善教丕冐一世而致此豐大之勢焉卦名爲豐固以此也

明以動一直看不可以明動二字對看朱子曰以明心應事物

尚大也朱子曰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謂其當盛大之時而自恃豐富凡制度文物務有以超軼古今而誇耀當時蓋志不期奢而自奢也所以有憂道也按此則是自傍人論王者當有憂道非王者自憂也夫王者不能自憂而他人憂其憂豈所以爲王者哉若曰王者自憂必不尚大尚大必不能憂也尚大以王者言似轉所以有憂道一句不得故未敢以爲然謹玩尚大當以豐大之時言爲是蓋王者至此豐大之時世道之流於淫靡人心之侈於宮庶所尚者皆大也凡宮室輿馬衣服器用之類

厭質朴而事文藻賤鄙俚而貴奇異所謂街巷有車馬
閭閻有粱肉此其時也所謂庶人墻屋被文綉嬖妾
得爲后餙此其時也王者至此寧不有憂道乎盖盛
極當衰也宜照天下也專主君道說非專說日中言
人君當此豐大之時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如日之中
焉宜其照臨天下而愉人不作弊政不生四方萬國
皆在明盛之地矣豐大之治不可常保乎
照字雖主人君實在日字上生來
日中則昃一段是卽造化盛衰之理以推明所以當
宜日中之意在造化上說故曰發明卦辭外意不可

過中卽宜日中之意也與下日中不同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二句就上日月說見其然也不可以天地另作一件盛極而衰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乃天地間之一物耳安能違此盛衰之理乎吾知其壯而老老而衰亦此理也況於鬼神乃運行於天地間之一物耳安能違此盛衰之理乎吾知其伸而屈來而往亦此理也由此觀之處豐者其可過中而極其盛乎

折獄致刑不可如程傳以威明分貼威明在折獄上獄旣折斷了便致之於刑折獄有工夫致刑無工夫

折獄者明以察之威以斷之使凡獄之輕重大小務有以得其情而不失於枉抑當其實而不流於姑息也由是而致之於刑焉則荷校滅耳之類皆元惡大慗之輩也所謂殺不辜而失不經者無有矣體豐之

象孰大於此

初六爻義重在明動相資上四爲初之配主以其位之相應也初九上遇九四是遇其配主也然初四皆陽盖敵應而不相與勢均而不相下者但當豐之時明動相資初居明體達於事理者也四居動體見義必爲者也故雖皆陽剛而用則相資應則相成嫌隙

不生矣果何咎哉由是而往以有爲焉吾知其相資之才而肇見夫可大之功無難矣豐大之治由此可保也不亦有尚矣乎

過旬災也此句重戒意傳曰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巳以相求恊力以從事若懷先巳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言以勢均力敵者而一有求勝之心嫌隙必生而災害作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言六二以至明之才而應六五之暗主反爲所蔽而不得見於用無明功而昏暗矣其象如一大障蔽在上也日中見斗言如日中見

斗然斗以昏見也當日中明盛之時而見斗明而昏也六二之所遇如此將何以處之傳曰所遇柔暗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巳若往求之而正其失則反疑猜忌疾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巳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柔弱可輔不正可正也由此而得行其道乃爲吉也

往得疑疾者正其事之失也有孚發若者感以心之誠也所謂感以誠者不過一念忠愛之心而巳吉則上下交孚而道可行也非復前日之日中見斗矣

信以發志正解有孚發若意傳曰謂以巳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至信可以感豚魚而況於君之昏昧有不開耶三處明極蓋人之多才多藝而賢智可稱者也然所應者

上六之昏暗也爲其所蔽而明哲之才無所用明而至於昏也象之豐大其幡幔於上當以日中明盛之時而見小星昏之甚也右肱便於用者折其右肱則終於無用矣九三之明既爲上六所蔽雖有多才多藝之能亦終於無用而不能有爲也傳曰賢智之才遇於君則能有爲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

如人之折其右肱然無咎者言人之爲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欲爲而上無所賴無所歸咎也

不可大事言九三雖有明哲之才乃爲上六之柔暗所蔽不可以施於大事也不可大事則如人之折其右肱之便作事者而終不可用矣言其雖有明哲之才無能爲也

本義謂豐沛甚於豐蔀故見沫甚於見斗此何所主耶蓋上六之暗甚於六五故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而遇陰暗柔弱之主故有豐蔀見斗之象爲九四者當何如哉誠以同德之初九我之

夷主也四當下就同德而與之協心弘化以輔乎君
于以扶其顛持其危啓其明通其蔽則昏君可開而
豐大之治可保矣不亦吉乎
位不當也言其所居之位近於昏君也幽不明也只
作一昏字看日中而昏也九四蔽於暗主之義也吉
行也下就同德者以輔君則君之昏蒙可開而世之
豐大可長享矣茲行不爲吉行乎
六五來章聖人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也誠以賢
君在上猶將賴天下之賢才以輔翼之而况於昏君
乎爲六五者誠能念天位之匪輕悼昏德之難保開

誠布公于以來致天下之明則所以扶顛持危者有人更化善治者有人可以長享夫豐亨豫泰之治而有得賢之慶矣可以免自用自專之失而有求賢之譽矣不亦吉乎

有慶也言其得賢以自輔則柔暗之蔽已開而豐大之治可長享也故曰慶專在六五身上說有慶正解吉字

上六豐其屋二句在上六身上說闚其戶三句自傍人言屋者上六之屋家者上六之家豐蔀上六之豐蔀也戶者上六屋之戶人者上六屋中之人即上六

也闃之自傍人闃之也閴者玉篇云靜無人也覿者
所闃之人覿之也三歲不覿連闃其無人一直說言
闚其戶閴其無人雖以三歲之久而亦不見其人甚
言障蔽之深也此數句只是一意豐其屋二句言其
自蔽也下三句言其障蔽之深也

上六居豐之極宜自謙抑也今則志意滿假而自處
甚高動之終宜於靜俟也今則無所執持而躁妄益
甚若此者是其昧於識時處物之義而乖於事理拂
乎人情反以自蔽而不克有爲盖極明而反暗者也
不猶豐大其屋而反以自障蔽其家不特此也其障

蔽之深將必至於絕類離羣而孤立無與終不能自振拔也不徒上六之蔀其家及闃其戶而闃然無人雖至三歲之久而不及見焉占者如此凶可知矣明極而反暗此句繳上居豐極處動終不可作三段看明極二字泛言非是離體說來居豐極處動終是上六豐其屋之象蔀其家反以自蔽也闃其戶以下三句因其家之蔀而然也故曰障蔽之深也

天際翔也言上六處豐大之極而意驕志滿自處甚高若飛翔於天際然象之豐其屋者以此傳曰謂其高大之甚也自藏也傳曰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

與之是其障蔽之深也乃自蔽也何尤於人哉罪坐上六也童溪曰自藏非人之遠巳乃巳遠人也

旅卦

旅以卦象取也小亨者以卦體卦德之善也夫以卦德卦體之善不徒小亨而巳而云然者何也張中溪曰羈旅而亨者雖大亦小也旅無大通之理也旅貞吉不但小亨而巳

小亨者非貶之也予之也言有此德體之善雖在旅中而不獲大亨亦小亨也由此而守夫旅之正道交接必慎取予必義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謀必忠以至

待人必恭持已必敬吾知其有即次之安有懐資之裕衆志樂從而災害不作矣其吉也何如

謹按旅之正道亦不過得中順剛艮止離明而巳但以本義玩之當開廣說不可便指此

柔而得中不過柔而取辱也剛而能順不忤剛而賈禍也止而麗乎明館穀之地又爲賢達之輩而因不失其可親也處旅若此是以雖在旅中而不獲夫大亨亦小有亨也由此守夫旅之正道不但小亨而且得吉焉

止而麗乎明一說内焉靜專而外又達于事理也如

此說則麗字無下落且以晉順而麗乎大明例之當
作所主得人說說者又謂睽之說而麗乎明亦不以
麗明作人說而此獨以明字指人何乎愚謂睽傳下
本義云內悅外明則有明證矣旅之時義大矣哉重
在難處上難處者時也彼其舍家而客于外內無家
人父子之怡愉外無宗族鄉黨之保助必有柔中順
剛然後可處也必止而麗乎明然後可處也必守正
然後可處也否則必困於旅矣旅之時不亦大哉此
句重時字義字輕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當一直說刑以治罪人者也獄

以係罪人者也能明愼以用刑則不留獄矣明愼二字不可對看重愼字明愼用刑者凡刑之輕重大小明辨詳審而致夫愼重之意務有以得其情而不敢輕致之於刑由是唯明克允唯斷乃成刑所當刑而不留獄矣盖斷決之而無少淹滯也是則愼刑如山不留如火君子體旅之象有如此謹按此句重在體旅象而於旅字無相關也

明愼二字有工夫不留二字無工夫

初陰則柔弱居下則卑賤傳曰陰柔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

也

雲峰曰旅而居下其道途貧敗之旅乎

志窮災也旅而居下其志意陋猥而窮迫益自取災

也

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傳曰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

處不失當以此處旅此其所以有即次之安有懷資

之裕而又有童僕之貞信也

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童溪

曰旅即次則所舍也有其居懷其資之所畜也有其

用得童僕貞則所以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矣二

有柔順中正之德蓋旅之賢者也故如此

終無尤也指旅言處旅而得童僕之貞信則所賴以

服役者有人而終無尤矣

九三以過剛不中之資而居下之上過剛自高者也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過剛自高致災困之道

也所以焚其次而失所安喪其童僕而失所賴也是

即所謂厲也貞厲者言以此過剛自高之人所謂雖

得正亦不免有此厲也况未必正乎决其難免於焚

次喪僕之厲也

其義喪也與下之道即過剛不中旅之時難處也以

難處之時而又以過剛暴下其喪也不亦宜乎故曰
義當喪
九四旅于處傳曰處止也盖旅于可旅之地也資斧
一物也所以自防者也得資斧則免于害矣九四以
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而克自謙抑者也然非
其正位所處之不得當而無以自立也又上無陽剛
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所與之不得其人而無以自輔
也以其用柔能下雖足以收于處得斧之功而所處
失當所與非人故不能以行其志而我心不快也此
爻當如此看亦未盡善之爻

四之于處不如即次之安得斧不如懷資之裕何也六二柔順而四但遇柔也六二中正而四非其正位也德不同故所事不同

旅于處二句兼象占言我心不快專主占言

九四象意言雖旅于處而居非正位所處失當也雖得資斧而免于害然上無陽剛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所與又失人而心未快也皆不足之詞

六五爻意專主占說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此三句明六五所以有雉之象故本義先云雉文明之物離之象而後及此然譽命之得實本於文

明中順也

六五所以有射雉之義何也六五備文明中順之德雉之象也故占得此爻者如射得雉然以此美德而處旅也雖不免於小費如射雉之一矢亡然文明中順之美終足以上達而令聞令譽洋溢不已也況無所費乎決其不終於旅也射雉只照本義講不可他求一矢亡設言也六五本無所謂喪亡也玩本義雖字便見

五不取君義傳曰人君無旅旅則失位

柔順文明又得中道二句在爲離之主說來故以此

句承之柔順則能下人文明則能獨理得中則所處當理以此處旅也雖有小失終必志行乎名譽著而以譽命聞於上矣豈終於旅而已哉此本爻之大旨也譽命之命字傳曰福祿也蔡虛齋作名字看為是玩聞於上一句便見於福祿說聞字不去

上九爻義重在喪牛于易句喪牛者驕而不順也所以致焚巢之禍而不免於號咷也

上九居一卦之上若鳥之巢於林木之上也今則失其所安如鳥焚其巢矣在旅人則為先笑後號咷始而居上故笑也終焉不安於上則號咷矣是何也蓋

以處旅之中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今上九以過剛之性而處旅之上離之極盖剛愎自高者也所以驕而不順故不克自保而焚巢號咷之凶安能免乎

處旅之上以全體言離之極以內體言皆自高之義也

以羈旅之人而自處甚高其失所安而有焚巢之禍不亦宜乎驕而不順若喪牛於忽易之間者盖其以過剛之性而放逸自恣不自知其失也故曰終莫之聞也

巽卦

巽傳三句有相串意巽以陰爲主盖巽得下之一陰畫方成巽也故曰陰爲主陽進陰退陽足以有爲而陰則柔懦巽以陰爲主故不能大有所爲而但小亨耳然此卦有以陰從陽之義故占者宜於有所往以從夫人也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占者有所往又宜於見大人也如此則足以大有所爲豈但小亨而已耶

以陰從陽之陽字兼二三五上言大人專主五言不可泛說重巽在卦上說以申命在人事上說申字照重字命字照巽字巽有命令之象也以申命明重巽

之義也

上下皆巽是爲重巽人君以之而申命也凡號令之施上自朝廷下及閭巷必丁寧告戒反覆曉諭務有以深入乎人而淪肌浹髓重巽之義於此益可見矣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段重在什利見大人一句蓋見大人乃攸往之事也小亨只帶過說二剛字一般看皆指五言中正以位言

彖辭之所謂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何哉誠以此卦九五以陽剛之德而處乎中正之位位乎天德而其志得以大行誠不世出之大人也是以初陰在下草

莽之臣也則奔走服役而奉命之不遑四陰在上廟堂之臣也則輸誠效勞而矢心之不二若此者盖所從之得正也卦體具此義是以占者雖曰小亨然能有所往而見大人豈徒小亨而巳耶將必大有所爲也

吹噓播蕩而繼而相隨風之義而爲重巽之象也君子體之于以申命而行事誠以君之治民不能無所事然其勢相懸絶必假乎命令以行之反覆曉告而不厭其頻頻丁寧告諭而不厭其重復如欲民之爲善也必申命以行夫勸善之事欲民之去惡也必申

命以行夫懲惡之事凡國家之大政大務何者而非申命以行之如是則有以深入乎民一如風之入乎物矣事不由此而理耶體重巽之義固如此此句一直說申命便行事申命所以體重巽之義也

初六陰柔則才弱居下則位卑爲巽之主又能巽者也故卑巽之過蓋慎而無禮者也故有進退不果之象利武人之貞者柔而濟之以剛也丘氏曰所謂以其剛烈不屈之氣而矯柔懦不立之志也

剛毅而足以有立便是志治利武人以後一步事

九三爻義全爲占者說本爻義以示占也二以陽處

陰矣剛也居下位卑也是以有不安之意而過於巽也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下不至已甚蓋巽而不過於巽者焉占此爻者於凡月用酬酢之間誠能過於巽而卑以自牧慮以下人如虎於床下然然其所謂過於巽者非諂媚非恐懼不過以吾之誠意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人如史巫以紛若之辭達於上筮祓禳之時也是亦巽而不過於巽矣吾知誠能動物而信以發志不亦吉乎耻辱可遠而災害可免不亦無咎乎本義以陽處陰至不至已甚在九二上說自占者爲能過於巽以下至吉無咎方

是解巽在床下三句九二爻重在居中二字故象傳

以以中什之

中者人之美德而爲制心制事之本也得中則所謂

巽者不過於巳甚而但用史巫紛若耳其吉也不亦

宜乎

九三以過剛不中之資而居下之上盖剛愎自高非

能巽者故雖勉強卑巽於一時而驕倨之故態復見

頻巽而頻失也是則不本於中心之誠而一出於色

莊之僞不亦可羞乎志窮也即勉爲屢失也凡出於

天性之自然者固可以行之於悠久勉強卑巽於一

時其不至於窮者幾希

六四陰柔無應承乘皆剛是以柔懦孤立之人而處於強暴之間也然四以陰居陰有卑順之德也處上之下有下人之心也故其一念巽志孚於人心向無應而今則有應矣雖處剛而不制於剛矣其悔不亦可亡乎自是而有求必得有欲必遂猶之田獲然所獲之多足以供乎三品之用也豈但悔亡而已耶有功也專在田禽上說足以供三品之用便是有功

末以六四正意講

九五爻義重貞吉字貞吉者善變也悔亡無不利無

初有終貞吉以後事先庚後庚二句貞吉以前事義

變之道也吉在占者說

九五以人君而居巽體故優柔無斷之失怯懦不振

之弊或見於一時發於一事也然九五剛健中正本

有德之君也故能惕然自省幡然改圖去卑巽而歸

諸剛健兹不爲君道之至正而至善者乎自是前日

之悔可亡而以之治事事得其理以之臨人人敬而

畏蓋無不利矣夫始而有悔是無初也終而悔亡是

有終也初志雖渝而晚節益勵也九五之善變如此

果何道哉誠以變而不圖之於先徒爲苟且之計也

是必先庚三日焉先庚三日丁也丁有丁寧之義反覆詳審務欲爲更新之謀而不敢自安於卑巽之失也變而不圖之於後則昧於經遠之圖也是必後庚三日焉後庚三日癸也癸有揆度之義論量籌畫務欲爲善後之謀而惟恐後蹈乎卑巽之失也九五善變之道如此所謂貞而吉者此也所謂悔亡無不利者亦此也有所更變而得此占者寧不吉耶吾知事出萬全而盡善盡美也

貞吉貞而吉也不可對看此句在君道上說陽剛中正便是九五之貞吉處先庚後庚九五善變之道也

玩此變字只在卑巽之失上說爲是不可泛說

九五之吉是爻辭下一吉字非貞吉之吉位正中也重德言所居之位正當上卦之中也具此中德之美所以不過於巽而善變也

上九爻義專在上字上取義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所以過於巽而無少剛斷也故有巽在床下喪其資斧之象也如此雖巽所當巽而爲得正亦不免於凶也況不正乎凶者在事則隳而不治在人則易而無備也

喪其資斧巽在床下之實也失其斷正是過於巽處

義與九二同上窮也即居巽之極也正乎凶也言人以剛決而後能自立也喪其資斧則必至於凶而不能自立矣必字觧正字

兌卦

彖辭重利貞上不可以亨與利貞對看本義云剛中故悅而亨柔外故利於貞此什義非彖辭本旨也下云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此本旨也觀此可見重利貞

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則其悅也本於天理之相孚故亨柔外則不免於妄說矣故在利貞

兌之爲卦以卦體卦象而取義也古者有此和說之德自足以得于人而無往不達矣然又必所說者一本於剛中之相孚而無柔媚之非乃爲得正之能保其亨也此聖人戒占之深意也

剛中而柔外所以當說以利貞剛中輕重柔外爲什利貞故也是以順天應人貞也說以先民四句貞之利也

卦體二五剛中故說而亨矣然三之與上又以柔而居外不免有妄說之非也唯剛中而柔外故當說以利貞誠以天命人心不外乎一正而已說以利貞是

以上順天道而不拂乎當然之理下應人心而契其固有之貞以此說之正而先民歟凡有興作而力役不能免也但見其子來於經營之餘而雖勞不怨矣以此說之正而率民以犯難歟忽有事變而敵愾不能免也但見其踴躍於鋒鏑之下而雖死不怨殺矣夫人情莫不欲逸也而忘其勞人情莫不欲生也而忘其死是所謂民勸也說之大不在於是乎

民勸便是說之大不可以說之大作正字看

麗澤兌傳曰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資益之象也君子觀其象而朋友講習互相益也習者講而又講

也
君子以文會友合志爲朋於凡聖經賢傳之紀載日
用彝倫之固有莫不有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
君子於此講習討論而不已其功則各盡所長而聞
見日博問學日充矣不無兩澤相資之益乎
凡陽剛之人不免以剛而先人驕倨而不能自屈也
初九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無係應是能卑下
和順以爲說者也然其說於人也非諂也非媚也悉
由乎義理之正而無一毫之偏私占者如是則內不
失巳外不失人不亦吉乎

初九重在陽爻故和兌而吉若陰爻則不吉矣傳曰處說則能和居下則能巽無應則不偏今以初九之陽剛能如此所以吉也

行未疑也此又別取一義凡說於人而不正者未免致疑於人初九居卦之初則不涉於邪諂不昵於非道而其說也正無妄說之失矣豈致疑於人耶傳曰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爻辭主陽剛無應言此主居卦之初言故曰別取一義

九二本不正而有悔也然二以剛中之賢凡其所以說人者本於天理之相孚中實之相與而無一毫之

虛詐如是則自足以得乎人而吉不正之悔可亡矣

信志也在九二本身上說傳曰志存誠信

六三陰柔不中正柔媚之徒也爲說之主能說人者也上無所應無與爲說也顧乃自上而下反就二陽以求說而降志辱身之耻有所不顧所謂說之不以道而卑汚苟賤無所不至者也不亦凶乎

位不當也即所謂陰柔不中正也盖志行邪媚之人人莫之與而枉已非道妄以求說其能免於凶乎

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盖介處於君子小人之間者也四非不知親君子而遠小人

但以所處之地旣密邇於小人而其一念比昵之私有不能遽釋耳於是擬議所從而未決商度所說而未定也然九四質本陽剛苟能以其毅然之志而勵以介然之操確守正道疾惡柔邪吾知其不入於小人之黨而所與者正人所聞者正言所見者正行心術由此端德行由此成而譽望由此日隆矣將不爲有喜乎

商兌未寧在四字上取義介疾有喜在九字上取義此爻義不必作君臣說人情孰不欲從賢君而肯比小人耶抑何待於商度耶作平等人看爲是

有慶也在九四身上說即上有喜之意

九五爻義全是戒辭九五雖有陽剛中正之德然當說之時所值之非其時也位近于上六所比之非其人也故聖人爲之戒云恐其信乎上六之陰也

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盖外爲柔媚內懷凶惡而妄說以剥陽者也故名曰剥令九五密近上六使不察而信之專任之篤或投以心腹之好或寄以股肱之重吾知其德行由此而虧心術由此而惑聰明由此而壅蔽直諒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國家之事亦將由此而敗壊也不亦有厲乎戒之

也九五未必然

位正當也用傷於所恃意言九五正當人君之尊位而威權隆重豈不曰區區小人無能爲也所以信之也有厲之占戒其信也

上六成說之主能說者也以陰居說之極務以說人者也所謂剥陽之小人也故夫二陽在下彼則枉巳非道牽引爲說然而介疾之操者確不可移有厲之戒者貞而不二是雖甘言卑辭烏足以來其信從之志乎上六之凶不言可知矣

一說本義必其從也一句不可作正講是起下文故

九五當戒二句細玩此說亦有理不然則九五當戒二句上不下一故字

未光也言上六之所以悅於二陽者以私而不以公以欲而不以理陰柔暗昧之爲而非正大光明之道也故曰未光也

渙卦

渙亨渙可濟而亨也此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得可安之地也六徃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陰得陽位而輔巽有人也故可以濟渙而有亨道

王假有廟二句濟渙之事也利貞濟渙之道也濟渙

有二義假廟方去濟渙時事涉川正所以濟渙也濟渙必先假廟何也蓋渙散之時則祖考之精神亦已散矣故王者當至於廟聚一已一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何也重報本也能使人知報本則其心可一而渙可濟矣故武王伐紂載主而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此濟渙之首務也既假廟矣由此出而拯天下之險難於以一人心於鼎沸雲擾之餘合世變於四分五裂之頃如涉大川然吾知功可大業可成而無不利矣況此卦巽木坎水舟楫之象又涉川之有其具也夫濟渙之事固莫切於此矣而其道則在於利

貞焉盖必凡所以濟渙者一本於仁義道德之爲而非智謀功利之末一原於公平正大之施而無憸譎詭僞之邪庶乎有以收濟渙之全功也此聖人戒占者之深意也利貞在濟渙上說不可依雲峯在立廟涉川說剛來而不窮只用爻辭奔其机意爲是自三而來居於二是得下卦之中而卽乎可安之地也當渙時而得所安豈至於困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六陰柔本無能爲也今得九之位則是陰得陽位而操可爲之勢矣上同於四而得可與有爲之人矣卦變之善如此以此濟渙寧有不亨耶

乘木有功也木指舟楫言巽木坎水木在水上有舟
楫之象乘木以涉川則有濟險之功也卦有濟渙之
義故有濟險之象也依程傳爲是

享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亦濟渙之道也萬物本乎
天帝不可以不享也先王則極一念之敬心而建其
壇壝以祀上帝于以達至誠于至幽而郊社之禮秩
然振舉也上帝之渙不由此合耶人本乎祖廟不可
以不立也先王則極一念之孝心而修其祖廟以承
祖考于以事亡如事存而神靈之宅渙然維新也祖
宗之渙不由此合耶如是則有以敦報本反始之禮

而極仁孝誠敬之至所以一天下之心而誠濟渙之績孰大於此哉

初六陰柔若不足以濟渙也然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濟之爲力易矣且所以濟之者又能順乎九二剛中之才以濟之象爲用拯而得馬壯然馬壯足以致遠也夫濟之於始得夫時也濟之以二又得夫人也何渙之不可濟也故占曰吉順也依程傳爲是始渙而拯之順乎時也下從九二順乎賢也初六所以成濟渙之功而得吉者非以此歟用拯馬壯一直意說下言救急而得壯馬也

九二爻義在卦變上取雲峯曰九剛象奔二中象机九來居三得中而安矣故悔亡朱子曰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

九居三本不正而有悔矣然當渙之時自三而來居於二是得乎下卦之中而爲至當不易之地也有初以藉之於下有三以衛之於外誠可安可即來而不窮也象之當渙之時奔而就於机然机乃人之所憑藉以爲安者也如是而濟渙焉則安其身而後動何事功之不可圖耶不正之悔由此可亡矣

得願也當渙散之時而來就所安故曰得願也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則不免有暗昧之爲私已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故其所以經綸布畫者不爲吾身謀而爲吾君謀不爲私家計而爲天下計是能散其私也故爲渙其躬之象占者如是則渙由此可濟而何有於悔耶蓋反於心而無少愧也散其私不可用散財之說玩有私於已之象也一句便見

謹玩九二來而不窮六三居得陽位此句皆是卦變來

志在外也居得陽位志在濟時所以渙其躬

渙其羣元吉自六四渙一已之私黨言本爻有此象

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自六四渙天下之私黨言宗占之意也非賛美之辭也

六四居陰得正上承九五是葢備人臣之盛德而適天子之淸光當濟渙之任者也然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而委命於一人絕其私交而乃心乎王室故有渙其羣之象是則開誠心布公道克勝濟渙之任而無孤乎君上之托矣其元吉也何如然猶未也當天下渙散之時人各比昵而互爲朋黨者多矣爲六四者誠能渙而散之使所散者無衆無寡翕然會極歸極之心無遠無近贖然遵道遵義之念以異而同

合萬爲一而若丘陵之多焉則是散小羣而成大羣易朋比而爲顯比天下一家矣四海一統矣豈常人思慮之所及哉是必謀猷盖是才德出衆能然也六四濟渙之功至此不亦大耶

光大多在六四濟渙之功上說愚意在六四心上說爲是言六四柔正之賢臣也其心胷光明正大不牿昧以自私故能渙羣而得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盖德位兼備之賢君也故其當渙之時也能散其號令而凡所以聯屬衆志收拾羣雄之宏謨遠略誕告于多方也散其居積而凡

府庫之財倉廩之粟大賚于四海也夫渙大號則言出而民信矣渙王居則財散而民聚矣此渙之所以可聚而爲君道之無咎也歟

正位也言九五正居乎人君之尊位而爲天下之共主也天下之所賴以生養者也民之渙散伊誰之責此所以必渙王居而後得無咎也

上九以陽居渙極陽剛有爲之才也渙極可爲之時也故能出乎渙而免於傷害憂懼也所以有渙其血去逖出之象占者如是果何咎哉不困於渙也

澤上有水以澤之所容有限故澤中之水溢於澤上也所容有限有節之象故名卦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盖節於先則裕於後也况此卦之體以六爻言陰陽各半則無太過無不及而所節之適均也二五皆陽而得中則順天理合人心而所節之得當也節道若此而豈有不亨乎吾知近可以施于當時遠可以傳于後世也若夫所節者至於太甚而過中失正則人心有所不堪而爲苦節矣是固非經常可久之道而豈可守以爲貞哉此彖辭戒占之深意也

剛柔分而剛得中意見前段其道窮也李氏曰裁抑

過當使人惡而不憚故窮司馬氏曰其道窮不可通行於世也說以行險三句本義云又以卦德卦體言之又者承節亨首段而言節之所以亨也說以行險句非以節言而亨意亦在其中此句本卦德而言節亨之義當位中正本卦體而言節貞之義說以行險是歡欣之情方暢而憂患之意即隨方說而已節之義也節固自有亨道矣當位者言九五正當尊位也當位則操主節之權矣自足以議禮制度創制立法近而節朝廷之用遠而節天下之用也中正者言九五居中得正也中正則備能節之德矣吾知其順天

理令人心而所節者近可以施於當時遠可以傳於後世也當位中正亦有亨道矣故曰又以卦德卦體言亨義也四時成與不傷財不害民非能節之效正是節處四時成天地之節也立爲一定之制度而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節也節之道在天地聖人且然而況於常人乎此段重節字

制數度者爲用之節也議德行者一身之節也物莫不有度數也君子於度數而制之遠而酌乎古近而準乎今凡大之宮室車馬次之衣服器用而爲日用之不可缺者隆殺有等多寡異宜務求夫經常可久

之道也如天子不得以下同於匹夫私家不敢以上僭於公府以至庶民墻屋被文繡嬖妾得爲后飾者皆在所禁也人孰無德行也君子於德行而議之若何而爲太過若何而爲不及凡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而爲日用之所常行者隨事裁處因時制宜務求夫大中至正之歸也如孝不至於割股忠不至於剖心以至勇而亂愼而葸皆在所議也君子體節之象至此無以加矣

度數二字分開看德行二字分不得蓋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初九以剛正之賢可以行矣然居節之初時未可以行也乃能晦處靜俟因時而止象之不出戶庭焉無咎者不妄行而取困也

知通塞也知字在陽剛得正說來非有德之賢不能知時也人以道爲通塞道以時爲通塞唯不能知之則好從事而亟失時矣唯初九以剛正之賢而有識時之智凡時之或通而可行或塞而可止莫不洞見於方寸此其所以能時止而止也

九二當可行之時也乃失剛不正而無有爲之志上無應與而無可爲之助遂止而不出焉故有不出門

庭之象夫難得者時也時可爲而不爲遂至於坐失事機而昧夫通變之術不亦凶乎朱子曰有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

九二何以見當可行之時蓋初在下爲未可以行離初而上至於二則爲可以行矣朱子户庭門庭之辨亦具此意失時極也傳曰失時之至極也所以凶

節道莫貴於中正也六三陰柔而不中正非能節者故不節而至於傷嗟妄費於前必困乏於後也若此者已所自致歸咎於誰哉

六四之安節全在上承九五上承九五又在柔順得

正也六四以順正之賢臣凡其所節者一唯奉承乎
九五中正之道而行之在已不勞乎擬議勉強之功
節之出於自然者也故曰安節安即安而行之之安
字故本義以自然什之不可作安裕之安
五居君位凡其所以爲節者一本乎大中至正之道
盖傳之天下後世而無弊者也九四以順正之賢臣
而居近君之地近而節夫一身遠而節夫萬用一唯
人君中正之道而奉行之不勞乎勉強擬議之勞而
自然有節者也占者如是所謂監於成憲其永無愆
矣不亦亨乎

承上道也上承九五中正之道而爲節之至美者也

故安而亨

九五本中正之道以爲節故其所節者甘而非苦苦

節之不可貞甘者天下之人宜之也猶味之甘而爲

人所嗜也吉是節道之盡善也往有尚通也

九五居至尊之位而備夫陽剛中正之德凡其上而

節於朝廷下而節於天下者一本乎中正之運用順

天理宜人心而無苦節之失節之甘美者也極天下

之至善而間無可議不亦吉乎可以徵諸庶民可以

施於一世爲萬古通行之大典爲百王不易之定法

其往有尚也何如

象曰居位中也専主德言程傳所謂既居尊位又得中道之說恐失輕重蓋甘節全在德上

上六居節之極故其所以節者不能順天理宜人情而裁抑之太甚蓋人所難行而爲苦節也此雖爲節所當節而爲正者然亦不免於凶矣雖然禮奢寧儉與其不節而嗟於後不若苦節而裕於後也故曰悔亡象曰其道窮也與彖傳意同

中孚卦

中孚以卦德卦體名也文王係辭之意以爲人莫貴

於有孚而孚莫貴於以正誠以豚躁魚冥無知之物也人之中孚有以感夫豚魚則是慥慥誠篤而爲孚信之至矣自是人無不與而州里可行蠻貊可行不亦吉乎患難可處事變可濟涉川不亦利乎夫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如此然又不可以失其貞也盖必使所信者一本於天理之至正而非人欲之邪僞乃可否則信非所信而已何以致吉而利涉耶

中孚彖意在豚魚上截吉字與利涉對看利貞又戒信當以正也玩本義自見胡雲峯曰豚魚無知唯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唯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

正如盜賊相聚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肝肺相示其爲孚也人僞之爲非天理之正也故戒以利貞此深合於彖傳本旨

柔在內而剛得中以一卦言之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爲中虛以二體言之二五之陽皆得其中而爲中實中虛者私欲淨盡也中實者天理充周也在卦體有中孚之義矣下說以應上臣之說於從君而輸誠效勞之弗替上巽以順下君之順以待下而好善忘勢之益篤是君臣之交相孚信也吾見誠能動物信以發志一念之孚自足以化一邦之人而欲僞者獻

其誠慤慢者致其恭遷善斂德於至誠無僞之天也在卦德又有中孚之義矣卦之所以名爲中孚豈偶然哉

說而巽有主君民言者細玩孚乃化邦說不出蓋孚字照說巽二字不獨指君言也主君臣說爲是

信及豚魚也傳曰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乘木舟虛也此句不可兩段看言所乘之木乃虛舟也傳曰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無沉覆之患矣

卦象木在澤上爲舟楫之象外實內虛又爲虛舟之象故曰皆舟楫之象也

乃應乎天也重正字信正二字須當並說但信字比正字較輕正字比信字甚重蓋此句爲什利貞之義維天之命不過一正而巳四時迭運而不爽其期二氣運行而不失其序要皆一理之當然也然則人之中孚而能利於貞焉則吾心有以契夫天心而一正相符矣吉而利涉不亦宜乎

議獄緩死一直說議獄所以緩死也獄者拘攣罪人者也君子於獄而議之必再四詳審反覆詢鞫凡獄

之大小輕重務有以得其情而唯恐失於寃抑議獄如此豈好爲姑息哉誠以獄乃死地也一念少差則民之死不可復生矣君子議之者正以緩民之死務以求其入中之出而欲得其死中之生也此君子至誠惻怛之意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中孚之意初九當中孚之初而上應九四蓋能審之於初而信從得人也故聖人本爻義以戒占傳曰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意

人之相與貴謀於始而初則當中孚之初也人之相與貴得其人而初則上應九四蓋巽體得正者也然

其上應九四也是能度四之可信而信之投以心腹契以至誠而不喪夫正應之好則所從得人而吉矣使於此信之不專而有他志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比之匪人將不免於有所損而不得其所安矣然則人之相與可不謹於始乎此聖人戒占之深意也虞吉在初九上說戒占意在有他不燕一句志未變也當中孚之初其志向專一而未至於變動也於此之時能度夫六四之可信而信之則信所當信而無妄孚之非矣不亦吉乎志未變只當一初字看

九二爻辭作兩象平看不可說上是爻孚下是所以

爻孚也鶴在陰謂九居二子謂五也好爵指爵祿言中德之美猶好爵之美也我謂二也吾卽我也爾亦謂五也此爻不以君臣立意只是應爻上說若以君臣說則五象於子而好爵又屬二於理甚未當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蓋彼此之誠信相與而極感通之至者也象諸物焉如鶴鳴於幽陰之地雖不期其子之和也而其子自和之蓋天機之自動無隱顯之閒也象諸人焉中德之美猶好爵之美也我有好爵雖不期於彼之繫戀也而吾與爾亦繫戀之蓋天理之相孚無彼此之異也夫以

至誠感通之妙如此然則人之相與其可不以誠乎

中心願也是五之心此句重在説五應二上五之應

於二也其象如鶴鳴於和何哉盖由九二有中孚之

實而九二亦以中孚之實應之一信相孚出於中心

之至願也豈偽爲於外哉

六三與上九爲正應故曰敵上九信非所信而不知

變所謂信之窮者不足與信者也六三陰柔無守不

中無德居悦之極務以求信於人故其得上九之敵

而爲之應也徒知正應之當信而不知其德之不足

以信也顧乃昵於所繫而唯所信是從不能自主故

其象爲得敵而鼓罷泣歌之無常也傳曰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以柔說之質旣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繫乎所信也

鼓罷歌泣只是不能自主之象

位不當也罪坐六三也言三之所以不能自主者正以其陰柔不中正之失也使六三果爲陽剛中正之賢雖所應之不得人彼必不昵於所繫而說於所信也抑何至於不能自主哉或鼓或罷省文也如包荒得上于中行句法

六四月幾望在位近於君一句上說不必兼德言本義所以著居陰得正一句者見六四有此柔正之德故雖處盛位而能絕類以信於君也馬匹亡蛟峯不植黨之說不可從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匹所當信者也若當黨則未必可信者矣於所當信者而能絕之以信於五是爲一心以事君此四之所以無咎也

傳曰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繫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無咎也

月幾望馬匹亡二句不可對看是四處盛位而能絕類以信於君也一直意

六四居陰得正大正之有德者也顧其處近君之地而隣天子之清光盖名位之極盛者也不猶幾望之月而光于四表耶人臣處此而一心以信于君者鮮矣今四與初爲正應初乃已之匹也所當信者也彼則下絕乎初而上信於五斷故素之舊好而唯大君之是比也不猶馬匹之亡耶夫以大臣之處盛位而絕私交如此吾知其忠君一念渾然無妄之貞報國一心確乎中孚之實果何咎哉

絕類上也上上聲 此句正觧馬匹亡絕初九正應之類而上以信於五故有此象是則孚道之至一者也何

咎之有

挾私罔上之念每生於勢位之雄叛渙不軌之情多出於財力之富四處盛位而絕類以信君信乎其無咎也

九五爻義重在下應九二不可用君臣交孚之說中孚之實一句在剛徤中正上說下來以德言為孚之主一句在居尊位上說下來以位言四句只是言九五為人君之孚信者也故能下應同德之九二有孚攣如之孚專在九五上說

君道以至誠為本也九五陽剛中正中孚之實居尊

位爲孚之主蓋至誠不貳之君也故夫九二中孚之實而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是其於同德之臣也投之以腹心之好而形迹不存契之以肝膈之要而猜疑不設信之固結若拘攣然君道若此所謂任賢弗貳者是矣果何咎哉

位正當也言九二德備陽剛而所居之位正當上卦之中剛中者中孚之實居尊爲孚之主有至誠之德者也所以能下應九二而有孚攣如

上九爻義只在上字上立意居信之極而不知變蓋拘於理而昧於時守常而無變通之術者也所謂不

擇是非而必於信也象之翰音登於天鷄曰翰音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也占者如是雖曰出於事之所當信而爲正也然執小信而妨大義非惟不足以圖事功而災害或由此作矣況未必正乎謂之凶者以此

何可長也固守而不通其能久乎所以凶也

小過卦

小過者陰過於陽也陽大陰小此卦四陰二陽小者過也故爲小過亨利貞不可平看陰過於陽雖可以有爲而亨然陽不可過也故爲陰者當利貞下面可

小不可大不宜上宜下皆利貞事也聖人以陰不可過於陽也故爲之戒云彖意亨字輕重利貞二字可小不可大不宜上宜下皆自一人身上說本義所謂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五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是模孔子彖傳之意見卦體具有可小不可大之義亦什文也非謂在二五之陰可小事在三四之剛不可大事也可小事不可大事是一句可小便不可大小事如平居日用常行之事而無關於大義者大事如建功立業而欲爲大過人之事也

飛鳥遺之音一句是不宜上宜下之象聖人見卦體具有象故特言之而便繼之曰不宜上宜下大吉重不宜上宜下句飛鳥遺音特其象耳此句亦輕

張中溪曰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橫飛之鳥其勢迅速身已飛過而微有遺音蓋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也此卦體具有宜下之象也故占者不宜上宜下始大吉不宜上者不敢高亢以自處宜下者唯宜收歛退抑以自守也大吉只連宜下說來

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此朱子本卦象以示人占法

下面則宜下而大吉便是此句意宜下二字照上飛鳥遺音大吉二字照上應字在卦象上說則爲致飛鳥遺音之應在卦義上說則爲致宜下之大吉也

小過之爲卦取陰過於陽之義也夫陰過於陽若可以有爲而亨矣然必利於守正不可以勢之方過而妄有所爲也何也蓋陰本不可過於陽也况以此卦之體而言之二五雖以柔而得中三五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占者得此而有所爲也在日用常行之事則可若夫建功立業而欲大有所爲則不可也又卦體內實外虛如飛鳥遺之音下而不上也故占者得

此不宜誇張侈泰而有過高絶俗之行唯宜於收斂
退抑而安常守舊乃得大吉也凡此皆利貞之義也
聖人以此卦陰過於陽故歷爲之戒云
過以利貞言陰過於陽而當利貞者何也與時行也
蓋陰過於陽之時陰當守正而不可迫陽庶能保其
亨也然則小過而利貞者正與時行耳
柔得中與剛失位之剛柔字俱自性體言得中與失
位不中俱自才德言失位二字輕重不中二字不可
說失位無權不中無德言失位見其所以不中也二
五居中用事便是得位二四皆以陽剛而不在於居

中用事之地是失位而不中也二五之柔資性則無能爲也雖有居中之德將安用哉是以小事可獲吉三四之剛資性雖足以有爲也然而失位不中而無可爲之德是以不可大事也

在二五則德雖足以有爲而資性不足在三四則資性雖足以有爲而德不足一則柔而得中一則剛而不中也

卦體内實外虚如鳥之飛是有飛鳥之象焉然飛鳥遺之音下而不上也故占者不宜上宜下始大吉何也陰本不可過於陽也陰當過陽之時而奢張侈泰

有過高卓絕之爲是不能安其本然之分而逆乎理矣唯能收歛以自處退抑以自居乃爲能安常守舊而順乎理也占者能下而不上則有順而無逆矣寧不大吉也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是雷聲在高處下來亦小過之義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體小過之義也行以恭爲本故君子行過乎恭然其所謂恭者亦不至於諂也喪以哀爲本故君子喪過也哀然其所謂哀者亦不至於毀也用以儉爲貴故君子用過乎儉然其所謂儉者亦不至於固也是則三者之過皆小

者之過也所謂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
而不可甚過體小過之義孰大於是哉
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此
二句當依雲峯什義是推原所以當小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朱子曰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
遺音之義
初六大病在飛字上而其所以飛者在以陰柔而上
應九四又居過時也
小過之時宜下而不宜上也初以陰柔爲守之人而
所應者又動體之九四所值者又過時也是故有過

高絕俗之爲有誇張侈泰之行上而不能下焉如鳥之飛翩然而高舉也占者用凶也言當得夫凶也本義飛鳥遺音二句說出當下之義而初六則不然也故凶

不可如何也言無所避其凶也

六三過祖遇妣不及君遇臣雖二事而意實相承不及君遇臣又在遇其妣上說下來故本義如此二字就項看過六五句雲峰不進之說不可用無咎總繳上

傳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

上故爲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朱子語錄亦謂三父四祖五便當妣然於本義又曰進則過三四而遇五六似若以三四俱爲祖矣大抵言祖則父在其中故以三四並言而程傳語錄之說爲是也

六二重在柔順中正之德上過陽而反遇陰固過而不過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亦過而不過非有柔順中正之德不能也故總之曰守正得中之意無咎之道也

六二柔順中正之賢者也然上與五爲正應其進也雖以陰而越夫三四之陽然反遇夫六五之陰以陰

陽之象觀之猶之過其祖而遇其妣矣然以上下之象觀之五君也二臣也今反遇六五則不能過夫六五而不及六五矣夫以二而不及五是人臣之不敢上僭於人主而自得乎爲下之分蓋適當臣道也故又有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象焉夫過陽而反過陰固過而不過也不及君而過遇臣亦過而不過也占者如是是則守正得中而無率意妄爲之失無踰節凌分之非果何咎哉

臣不可過也言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何哉蓋君尊臣卑天地之大分以爲臣者而過其君則不免於

有僭逼之嫌凌犯之非矣然則六二之不及其君蓋得乎爲臣之分焉

卦唯二陽而九三以剛正之賢衆陰所欲害者也蓋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也爲九三者宜過爲之防可矣今乃自恃其剛而以爲區區陰柔無能爲焉驕倨自恣之情勝而思患預防之心衰也故有弗過防之之象占者如是吾知小人得以乘間而肆其惡從或戕害於我矣其凶也當何如哉

從或戕之便是凶故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如何言其凶之甚也

九四無咎此句空說弗過遇之上便見無咎本義弗過於剛貼弗過二字適合其宜貼遇之二字以九居四是以剛處柔而過乎恭矣當過之時而過乎恭是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所以無咎無咎者無過剛之咎也往厲必戒危之也恐其至於過剛勿用永貞戒之也恐一於處柔

九四無咎言小過之九四爻占得此者當得無咎也何也誠以人之太剛則折也此爻以九居四是剛而處柔也吾知其以發強剛毅之資而毋執乎徽柔懿恭之道所謂行過乎恭者是矣是則弗過於剛而適

合乎剛柔之宜果何咎哉由是觀之人不可以一於剛也占者使往而進夫剛焉則恭遜不足而剛暴有餘烖害由此立至固不免於危厲而當戒懼也然亦不可一於柔也占者又當隨時之宜而一剛一柔唯義所在不可任其堅剛之性而長求正固以守此處柔之道也聖人示占之意大要欲占者如九四之以剛處柔乃為宜焉九四象傳之意本義以柔明闕之及觀程傳說位不當謂處柔朱子語録說勿用永貞更是不可長久此意亦過故録之傳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無咎既弗過則合其宜

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

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

宜不可固守也

此段當在九四象傳之意之上

六五以陰居尊陰柔才弱不足以有爲矣又當陰過之時時以過中亦不足以有爲矣故不能操乾剛普離照以圖事功也然六二在下亦陰柔之才猶在穴之陰物也五則弋而取之以爲在巳之助于以資其贊襄之力焉夫自其不能有爲而象之若密雲之不雨而自我西郊也自其弋取六二而象之若公弋取

彼在穴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公謂公上也五君位故有公象弋射鳥也人之射鳥
鳥無心於人而人有心於鳥也五與二居相應之地
而非相應之爻分雖應而心不相應也五則取之以
爲功若人之弋鳥然故謂之弋取彼二也在穴陰物
也二陰故象爲在穴之物
已上專指位言以陰居尊而德薄才劣其所居之位
過於太高也德不足以稱其位也故不能有爲
上六弗遇過之是本爻之義飛鳥離之是弗遇過之
之象也離之飛之遠也凶字空說下面是謂災眚便

是凶

上六陰柔則無守居動體之上則躁甚處陰過之極則恃過而妄爲也故凡所爲之事亂常拂理而驚時駭俗不與理遇而有過高之爲者也其象如鳥之飛然迅雲衢之出没而冥冥萬里可仰不可得也盖飛之過高甚遠而至於離之矣占者如是寧不有凶哉其凶何如是謂災眚誠以天乃理之所從出也上六弗遇過之則上拂天理而天災由此降矣人理之所同具也上六弗遇過之則下失人心而人眚由此作矣天災人眚二者並至其凶也何如哉

傳曰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言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

象曰已亢也動不由理而有過高之爲也

既濟卦

既濟彖重利貞二字亨小只據既濟時言初吉終亂見其所以當利貞也

初吉終亂何爲見其所以當利貞也初者事之方濟也終者事之既濟也初吉只帶過說全在終亂二字唯終則亂所以當利貞也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則相濟而不相射矣是卦象具有既濟之義也六爻之位各得其正得正則事由此濟矣是體卦具有既濟之義也故名此卦爲既濟既濟之時則時已過中事已就緒大者固無不亨而但小有所亨也占者得此則當憂勤惕厲正道自守不敢有一毫之妄爲庶可以保其濟也何也誠以事之初濟也則畏心尚存固無不吉及夫事之既濟而終焉則怠忽之心生而亂由此作矣其可不利於貞而使至於亂哉

利貞二字亦說得闊如明政刑修禮樂以固內治而

不敢以怠心乘之詰戎兵修武備以防外變而不敢以忽心處之一正自持而競傷匪懈便是利貞

小者亨也傳曰旣濟之時大者旣以亨矣小者尚有亨也言但小事得亨也剛柔正而位當也初三五陽位也以陽居之剛得其正而所居之位無不當二四上陰位也以陰居之柔得其正而所居之位無不當卦體具有正之義如此此占御旣濟者當利貞也

夫子彖傳本卦體以什利貞之義朱子本義本卦體以什旣濟之名各雅其義也

柔得中指六二言人之過於柔則不至於無事以自

逸矣雖柔而得中則能小心敬畏而奮發有爲所以吉也

所謂終亂者何也蓋人當事之既成而終也則狃於治安躭於逸樂無復惕厲以有爲而止心生矣止則亂由此作矣如是吾知事之既濟者由此而復不能濟矣既濟之道不亦窮乎

水在火上水資於火以致用火足以致水之用故曰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爲既濟夫當事既成之時若無患矣君子則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也豫防者明政刑以修内治除戎器以備外

變也思患以心言豫防以事言此即彖傳利貞之意保濟之道也

初九爻義全是本初字以示占曳輪濡尾是狀其謹戒之心有如此程傳止其進之說不可從

既濟之初事既成之始也於此之時若無待於謹戒矣占者當此之時若能兢兢然謹慎勿替戒懼靡寧雖當既濟之初而此心猶未濟也若車之行也曳其輪而不前狐之涉也濡其尾而不進是則所謂成若敗治若亂而可以常保其濟矣果何咎哉

義無咎也言當既濟之初而謹戒如是宜可以保其

濟而無咎矣

六二本爻之象在婦喪其茀一句勿逐七日得是聖人戒占之意戒占意全在勿逐二字上此爻之義傳義俱備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健中正之君是以賢臣而遇賢君宜得行其志矣然九五居既濟之時狃於治安無復進而有爲不能下賢以行其志二雖有德將安施哉象之婦喪其茀而不可行矣蓋茀乃婦車之蔽喪茀則失其所以行也然爲二者豈可降志辱身屈已枉道而逐逐以求之哉中正之道不可

終廢時過則行矣吾知二不求五五自求二將必與之以天位食之以天祿而志由此行也是爲婦雖喪茀不必追逐之也而七日之間當自得焉此聖人因二之志不得行而戒其當自守不失也

七日得傳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此說甚不切盖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故屯之十年乃字聖人以數窮什之七日得數不必至於窮而當自得矣謂不久而當得君以行其志也

以中道也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故七日得言人臣之有德者而當見用於君也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蓋狃於治安而不免有恃剛妄動之失故聖人本卦義以示占意謂九三當既濟而用剛有高宗代鬼方之象也夫以高宗當中興之日挾全盛之威遠伐鬼方宜一舉而成功矣猶至於三年之久而後克之然則人其可恃剛妄動乎由此觀之凡恃剛妄動之小人則不可用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傳曰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戒豈淺見所及也

雲峯胡氏曰既濟六爻皆謹戒意三以剛居剛聖人

唯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宜若易然
然且三年克之其不爲高宗者可知矣小人勿用用
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是乎一亂而生一亂也
聖人此意甚微故於初則勉其戒謹於二則戒其勿
逐於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於既濟之時唯欲其持
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也
憊也言以高宗伐鬼方而至三年纔克之則師老財
費困憊甚矣人之恃剛妄動者可不知所戒乎
六四繻有衣袽以事言照本義預備二字看終日戒
以心言照本義戒懼二字看

朱子曰六四以柔居柔是心低小低人便能慮事

四居大臣之位而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當旣濟之時宜若狃於治安矣然四以柔居柔蓋小心敬畏之人也吾知其明政刑以修內治除戎器以防外變而所以爲預備之具者無所不至方且戒謹恐懼夙夜靡寧而此心岌岌然唯恐禍生於所忽患起於不虞也象之行舟者常若舟有罅漏而有衣袽以備之然猶終日之間戒懼不寧也夫以備患之具旣素定而慮患之心又不忘其善於保濟之大臣者矣

有所疑也傳曰終日戒懼常疑禍之將至也

繻當作濡傳曰謂滲漏也

九五爻義重在一時字傳曰東隣陽也謂五西隣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無所進矣九五居尊而既濟之時已過蓋居可爲之位而值不可爲之時也雖欲有爲不可得已不若六二雖在下位也然始得時而尚有可進得以行其志焉象之東隣殺牛祭固盛矣然祭非其時而神不知享不若西隣雖禴祭之薄也然祭得其時而神必來享來格錫以繁祉而實受其福焉由是觀之二之位雖不如五

之居尊而五之道反不如二之尚進亦唯其時而已
矣時乎時乎其道之所由以通塞者也
六二在下而始得時正所謂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
過則行矣時過則行謂既濟之時既過人君當求賢
以濟時也雲峯胡氏曰文王與紂同此一時也在紂
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
地之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
王實有以受之紂自無受之道耳以祭之豐嗇計之
禴不如牛也然東隣雖殺牛以祭祭非其時也不如
西隣之禴祭之時焉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

之在下而始得時何以異此此所謂實受其福者言祭得其時神必錫以多福而吉大來矣然則六二之得時以行其道可以異此

上六既濟之極以時言險體之上以地言

既濟之極終亂之時也險體之上坎陷之所也所值非其時所處非其地宜得陽剛有爲者以濟之可也今上六乃以陰柔處之柔懦怠忽之志有餘而謹戒奮厲之心無有不克以求濟矣象爲狐之涉濡其首而不濟焉占者如是則裁必逮夫身而無以自立矣不亦厲乎

濡其首厲終止則亂也

何可久也便是厲蓋不克以求濟而與時俱窮矣

未濟卦

未濟之所以名亦本卦象卦體取義也水火之異處不相爲用則不能成功六爻之陰陽皆失其位則不能有爲故卦名未濟曰亨者以理言進齋謂未濟有終濟之理隆山謂方來之亨是也占者處此時固當常存夫憂勤惕厲之心而敬勉以求濟以人而勝天可也使少有怠緩如小狐之涉水也既濟而濡尾猶未濟也終不能以致夫亨矣何所利哉聖人此言謹

戒之意也

曰亨者言其有克濟之理曰小狐濡尾戒其失求濟之道也小狐汔濟三句亦占中之象也

柔得中也柔中二字並看此主六五之德言不重位上柔而得中則是小心抑畏而所行者又不失夫事理之至當以此而求濟寧不亨乎

小狐雖曰汔濟也然尚在坎險之中而未出也若濡其尾無攸利則不能繼續以求濟於終矣猶未濟也果何所利哉然則人當未濟之時而不能敬畏以圖克濟者即濡尾之小狐也何有於亨耶

雖不當位二句此若復明亨義之例而本義未之及雖字不可輕看卦之六爻陰陽皆失其位此不當位也雖曰不當位然初三五以柔而應乎二四上之剛二四上以剛而應乎初三五之柔一剛一柔有同心協力之義而有親可久矣寧不足以求濟乎此未濟之所以亨也然則占者豈可自蹈於小狐濡尾之失也

火在水上則火炎上水就下不相濟爲用矣故爲未濟

愼辨物居方非體未濟之義體未濟之象也水火異

物各居其所此未濟之象也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此與賁大象義同明庶政無敢折獄體明不及遠之象非體賁之象也

慎辨物居方言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止之方也君子則慎以辨之而使之各居其方在君臣有上下之異父子有尊卑之異男女有內外之異動物有山澤之異植物有原隰之異推之宮室輿馬車旗章服有貴賤降殺之異殆若水火異物凜然而不可易也體未濟之象孰大於此哉

初六當未濟之初事易濟之時也初以陰柔之質而

自處於卑下蓋柔懦不立之氣勝而奮發有爲之志
衰未能自進以求濟也象之狐之涉水而濡其尾焉
夫時可爲而才不足以有爲其吝甚矣
亦不知極也言其無所終也大意如此本義以未詳
闕之
二五正應有君臣之分也但以陽剛之臣而事陰柔
之君不免有僭逼之嫌矣然臣德莫大於柔順二則
以剛而用柔也臣德莫大於中二則居下而得中也
故能夔夔齋慄自安於爲下之分而不敢妄進以蹈
夫僭逼之嫌象諸車之曳其輪而不前也占者如是

則克盡乎事君之忠而得乎爲臣之正道矣所謂匪
其彭明辨晳者是也不亦吉乎
傳曰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
能保其終吉此意亦好但云戒其恭順此爻無戒意
九二本居柔得中者也
中以行正也中以德言雖其有此中德故能自安於
分而不妄進以行其爲臣之正道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無濟時之才德也故居未濟之時
而征行則有凶言其決不克濟也但六三以柔乘九
二之剛盍容遜乎剛中之賢也居坎體之上將出乎

坎險也苟能知巳之才弱不足以濟下求也剛中之賢而往以濟時亦無不利也豈終於征凶而已耶故占者得此雖凶而利涉也以柔乘剛說者謂以虛乘實說利涉此意重在取象上而求濟之意則未之及不可用

傳曰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此意甚好但云上有陽剛之應若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此意在應爻上取出利涉之義本義不從其說又在九四上取乘剛之義從本義之說爲是

位不當也言六三陰柔不中正無濟險之才德也故

在未濟之時爲征凶

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偏倚駁雜之非悉去之而歸諸中正和平之域矣不亦吉而悔亡耶夫貞者天命之本然也不貞者氣質之偏也以不貞而勉爲貞豈委靡柔懦者可能哉蓋必惕然震動於方寸之間而乾乾乎克己復禮之功肫肫乎閑邪存誠之念積之以歲月持之以悠久務造乎純粹至善之地而後已象諸人之伐鬼方也陳師鞠旅至於三年之久而後大國之賞受于獻馘之日所謂吉而無悔者此也聖人此言示學者以勉正之功也

陽剛用力之久正言勉正之功震用伐鬼方二句其
象也震者動之極也在心上說伐鬼方不可指高宗
說泛說爲是下云受賞于大國便見是大國之鬼方
此爻不是未濟用求濟之意
志行也君子之志於學也爲能變化氣質而已今九
四以不貞之資勉而爲貞其志不由此行耶
六五以陰居陽不免有不正之悔蓋所行之偶有不
合於理者也然五以文明之主而有文理密察之智
居中應剛而有虛心下賢之誠蓋得乎君道之正而
盡善盡美者也何有於悔耶不特是也又有君子之

光焉形於威儀而赫兮喧兮也發於事業而巍然煥然也要皆根於中德之所形而信實不妄所謂篤實而有光輝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是也君道若此則德妙於日新業昌於富有而天下之事無不濟矣吉而又吉者焉

此爻重貞字下句吉無悔及君子之光二句皆從貞字說來君子之光有孚吉一直說下不可對看言其光輝發越皆本於中實之德所形也上吉字在貞字上說下來主德言下吉字在光字說下來主事功言君子之光何也言其文明居中之德充實以方寸之

閒而光輝發越所謂德容表裏之盛者是也君道若
此不亦吉乎
暉即光也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一說光字主德
言暉字指事功言有內外之異故曰暉者光之散亦
通
上九剛足以有斷明足以有察蓋有為之才也居未
濟之極又可以有為之時也上九處此豈可恃剛而
躁進恃明而妄為但宜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至乃
無咎也夫自信可也過於自信不可也若驕肆踰禮
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自信之過而失

乎守身之義矣非唯不能以求濟而難由此作以聖人此言一勉之一戒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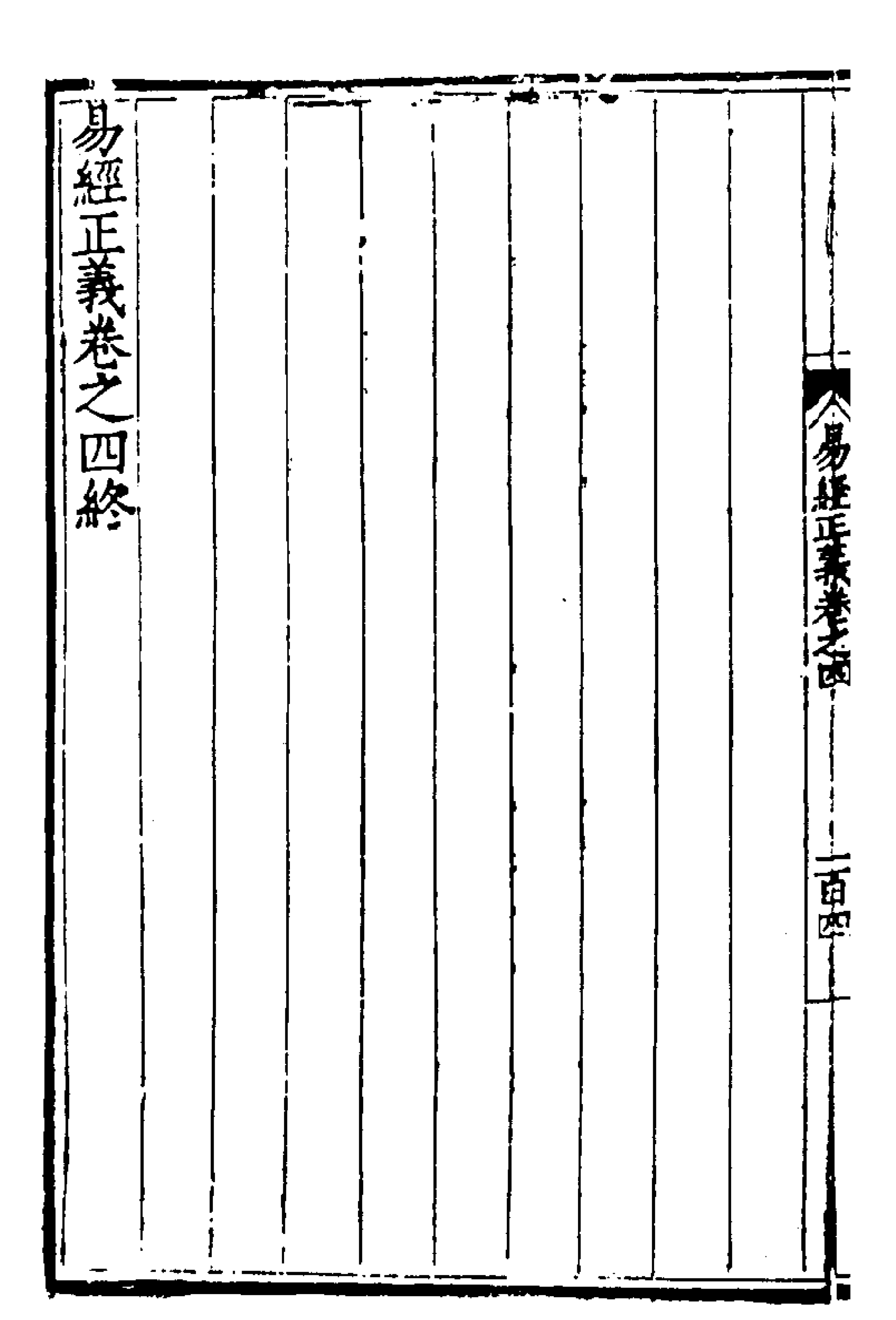
失是之是字卽義字上下二有孚字義不同上是因其有剛明之才而能自信以俟命故無咎下是恐其恃剛明之才而過於自信故失是上九之所可美者在剛明上而又爲將濟之時也所以當自信若非有剛明之才而自信自養則不可矣

胡雲峯曰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養以俟命非也過於自信自養而失我之義亦非也周公於未濟之終以濡其首爲人事之失其與民同患之意愈切

而辭愈懽矣

亦不知節也飲酒縱欲之過如狐之涉水而濡首則

不知安身之節矣


易經正義卷之四終